

清初僧諍
記三卷

民國卅三年夏
勵耘書屋鐫板

小引

潛研堂金石跋尾八。楊岐山禪師廣公碑跋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尠矣。清詩別裁集輯於乾隆中。其卷卅二僧人小傳。屬筆多誤。如戒顯字晦山。誤悔堂。南潛字月函。誤月巖。正崑誤止崑。又誤爲徐繼恩。皆開卷前三名也。然徐繼恩止岳之誤。漁洋詩話已然。又清初僧派。密雲天隱下。爲通行超明四輩。而乾嘉以來。總集僧詩一類。每將通字行字列超明字後。祖孫父子倒置。可見宗門掌故。注意者尠。錢先生之言。非無因而發也。不佞少讀儒書。不嫻內典。年來老境侵尋。讀書不能久視。閒閱僧家語錄。以消永晝。覺其中遺聞佚事。頗足補史乘之闕。時復默而識之。去歲撰明

季渢黔佛教考。本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於渢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爲此篇。以竟其說。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擾。茲篇所記。卽天童三峰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鬭諍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酒後茶前。足資談助。以云知宗門掌故。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清初僧諍記目錄

小引

目錄

禪宗五家宗派表

清初濟宗世系表

清初洞宗世系表

明清間僧諍年表

卷一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二 晦山天王碑諍

三 五燈全書諍

卷二 天童派之諍

一 天童塔銘評

二七

二 密雲彌布扇評

三二

三 靈巖樹泉集評

三七

四 牧雲五論評

四三

卷三 新舊勢力之評

一 雲門雪嶠塔評

四九

二 平陽御書樓評

五四

三 善權常住評

六一

記餘

六六

徵引書目

七一

右稿民國三十年曾在輔仁學誌發表

禪宗五家宗派表

										能大鑒	南嶽	馬祖	百丈	黃檗	臨濟	南嶽下出臨濟湧仰 二支青原下出曹洞 雲門法眼三支 若將天皇改隸馬祖 則南嶽下出臨濟湧仰雲門六		
										讓							一	海
										思青原				祐湧山	寂仰山		雲居 寂曹山 若將天皇改隸馬祖 則南嶽下出臨濟湧仰雲門六	
										遷石頭				儼藥山	晟靈巖			价洞山
										儼								
										悟天皇								
										信龍潭								
										鑑德山								
										存雪峯	膺雲居							
										偃雲門								
										爲爭點之一								
										備玄沙								
										琛羅漢								
										益法眼								

清初濟宗世系表 以本文所及者爲限

笑巖
德寶

幻有
正傳

密雲
圓悟

漢月
法藏

一默
弘成

豁堂
正岳

僧名上應稱

號然或稱寺

如密雲稱天

童漢月稱三

峰費隱稱福

嚴玉林稱報

恩繼起稱靈

嚴之類今此

表概稱號

破山
海明

通丈
醉雪

弘忍
潭吉

繼起
弘儲

弘剏
壁石

弘具
禮德

弘垣
澹子

弘成
一默

南月
潛函

正志
榮菴

曉青
僧鑒

文杲
曇應

行賴
大庾

口志
碩揆

智淵
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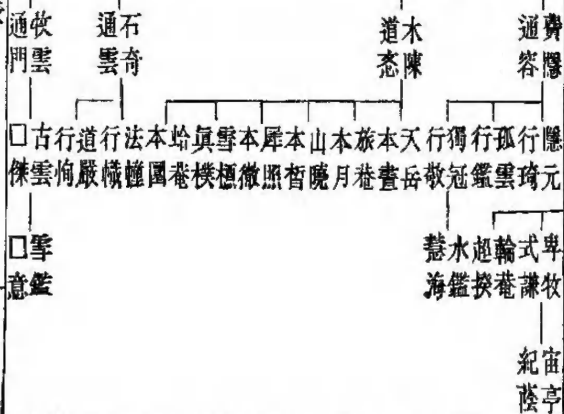
戒顯
晦山

口恆
巨潮

濟義
仁菴

豁堂
正岳

雪悟
思悟



詩高

圓雪圓天
信嶠修隱

通松
授際

通玉
琇林

通善
問庵

通林
奇野

行雲
澤外

行骨
峰巖

行茸
森溪

行白
豐松

行天
珍笠

口道
靜莽

桂超
林芳永

四

清初洞宗世系表

宗小
書山

常幻
潤休

慈舟
方念

圓湛
澄然

明麥
懷浪

石雨
明方

淨遠
柱門

三

淨位
符中

明三
孟宜

西淨俱
庭挺亭

西淨
超越

南

唯淨蔗
岑範椿

明爾
自復密

百淨唯
愚嚙岑

明瑞
雪白

半淨百
我斯愚

函
字

淨伴
侶我

別海山寛宇

性别
在

無言——心悅
正道——慧喜

正無
道言

心悅
慧喜

智拙 智寒
朴菴 操松

留拙
朴菴

留拙
朴菴

留拙
朴菴

爭已世系表

L

藏空
常忠

無明
慧經

無異
元來

嵩乳
道密

南庵
大依

五燈嚴統小山下

僅列幻休一支而

列無明慧經無異

元來於卷十六末

詳法嗣晦臺闕然

永覺三支遂無從

列統亦爭點之一

晦臺
元鏡

道盛
為乘

大竺
成庵

楚雲
興源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元證
永覺

道為
乘

大石
寧湖

大竺
成庵

明清間僧諍年表

天啟四年甲子 密雲悟手書源流付漢月藏

天啟五年乙丑 漢月藏住鄧尉著五宗原

崇禎八年乙亥 漢月藏卒年六十三

崇禎十五年壬午 密雲悟卒年七十七 繼起儲重刻天童七

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 首次天童塔銘諍

永曆元 順治四年丁亥 雪嶠信卒年七十七

永曆二 順治五年戊子 覺浪盛因事入獄

永曆五 順治八年辛卯 木陳忞繼起儲質獄東甌

永曆七 順治十年癸巳 靈巖樹泉集成 木陳集同人詩文名新蒲綠

永曆八 順治十一年甲午 五燈嚴統成 雲外澤卒年四十八

永曆九年乙未 箸庵問卒年五十二 萬益旭卒年五十七

順治十二年己亥 二月玉林琇應清帝召至京 二次天童塔

銘諱 九月木陳忞應清帝召至京 覺浪盛卒年六十八

永曆十五年辛丑 費隱容卒年六十九 繼起備繼住金粟

順治十八年辛丑紀事 漢月藏年譜成 木陳出北遊集

康熙元年壬寅 密雲彌布扁諱 晦山顯撰天王寺碑

康熙三年甲辰 徐昭法撰繼起六十壽序

康熙四年乙巳 黃梨洲撰漢月塔銘 百愚斯卒年五十六

三宜孟卒年六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 雪嶠塔諱 位中符出法門鋤光 十月具德

禮卒年六十八

康熙七年戊申 晦山天王碑諱

康熙九年庚戌 木陳撰寶奎說及從周錄序

康熙十年辛亥 牧雲門卒年七十三 無可智卒年六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 繼起儲卒年六十八 位中符出祖燈大統

康熙十二年癸丑 九月寒松操離善權

康熙十三年甲寅 木陳恣卒年七十九 九月善權燬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八月玉林琇卒年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 槩菴志卒年七十八

康熙十九年庚申 潛歸今釋卒年六十七

康熙廿三年甲子 偃亭挺卒年七十 晦山天王碑立石

康熙廿六年丁卯 天竺珍與雪悟思法諍

康熙廿七年戊辰 毀牧雲五論板

康熙廿八年己巳 月函潛撰洞宗世次疑問

康熙卅一年壬申 蔗菴範卒年七十三

康熙卅二年癸酉 五燈全書成 拙菴朴與齋崙永第二書

康熙卅七年戊寅 徐欽序離六堂集

康熙卅八年己卯 徐嘉炎序拙菴語錄

康熙四一年壬午 潘耒致粵東當事書 石濂汕卒

清初僧諍記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五燈嚴統廿五卷。費隱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燈會元。僅將天皇悟以後各代。及雲門法眼二宗。會元所標爲青原下幾世者。改爲南嶽下幾世。又將卷六末未詳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等於其中。卽謂之嚴統。如此著書。亦太易矣。顧與重刻會元一次何異。而乃以嚴統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訑訑之聲。尤距人千里。諍烏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諍。本起於北宋。釋氏疑年錄五會論之。蓋北宋末。五宗惟臨濟雲門特盛。好事者。乃造爲雲門亦出南嶽之說。欲以息諍。而不知諍因此而愈熾也。石

門文字碑廿三僧寶傳序謂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林間錄最早載丘玄素偽碑亦謂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元豐三年孫覺序玄沙備廣錄謂近世言禪尤盛而雲門臨濟獨傳宋徽宗序續燈錄亦謂雲門臨濟二宗獨盛於天下據此可見北宋雲門之盛息諍者欲引雲門歸南嶽會皇王二字傳寫偶誤遂謂有兩天皇天皇屬青原天王屬南嶽而雲門自隨天王屬南嶽矣釋氏疑年錄所謂其意不在天王而在雲門之改屬也

偃亭語錄十三有祁季超居士來書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林間錄出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七年爲宣和六年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是林間錄之謬覺範已自悔其

非潛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復亭答之曰：尊見極是。弟非敢苛求覺範，但張無盡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分門裂戶，覺範誤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作小注，皆自覺範開之。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侯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

季起祁駿佳，俱亭淨挺，卽徐繼恩，皆三宜孟弟子。其說實先得我心。然謂元至正間翻刻五燈會元，始引林間錄作注，則吾見宋寶祐本會元已有此注，不始於元也。蓋南宋以後，雲門漸衰，曹洞起而代之。葉夢得在紹興中著避暑錄話，其卷上言近歲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洞山道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又紹定二年呂潛序天童淨語錄

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雖作用弗同。實殊塗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陳晟序雪外岫語錄云。禪有五派。今行於四方者。曰臨濟。曰曹洞。然學禪者多宗臨濟。而曹洞爲孤宗。據此。知宋末元初。與臨濟並稱者爲曹洞。非雲門。與北宋時異。故濟雲之誣。遂移爲濟洞之誣也。

至明兩宗並微。晚而復振。撰燈錄者紛起。嚴統之病。在過信林間錄。及譌謬不堪之佛祖通載。丘碑之僞。辨者已衆。通載之謬。言者尙希。嚴統以通載爲曾頌入藏之書。篤信而不加別擇。遂有此失。然當時之誣。不盡在天皇之改屬。而在列無明慧經於未詳法嗣。及謂湛然圖澄來源無據。大傷洞上之心。洞上顯學。莫覺浪盛三宜孟若。一爲無明之孫。孟爲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爲原告。費隱爲被告。而掀起禪宗史上所謂甲乙兩宗大閥矣。甲乙者。順治十

一二年甲午乙未也。於時奔走作調人者。有箸庵問。繼起儲。加入戰團者。有遠門杜。百愚斯。旁觀者。居士則有黃梨洲。經流則有萬益旭。柱著摘欺說。斯著闢謬說。今從略。

宗統編年。順治十一年條。載箸庵問與繼起儲書云。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葉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代付投子。兩枝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飲水。尙謂混於文字語言。豈同爲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寧不爲識者痛哭嗤笑乎。徑山嚴統。有當嚴不嚴之弊。遂開不當嚴而嚴之覺。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慎。因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青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壽昌雲門。不忝爲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闢。車溪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

是是非非。法門關係。寧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爲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專遣座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寧復有秉爲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侄禪師者乎。敬爲前佛後佛。額手稱慶。

徑山指費隱。壽昌指無明。雲門指湛然。東苑指晦臺。元鏡。棲霞指覺浪。顯聖指三宜。吾嘗謂稱僧應稱其名號。不稱其所住院。蓋寺院所同也。名號所獨也。車溪公案。見嚴統凡例。亦攻擊洞上石雨方者。繼起儲復費隱書云。儲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盜路。未嘗不寢食徬徨。撫髀浩歎。蓋法門至今。譬之疋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競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

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紳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儲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結果卒將嚴統燬版。誣始寢。事後繼起與姜伯璜書。言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潤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卽對天界淚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減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當時濟上往來書翰。悉以俗諦相稱。如姪禪師。孫禪師之類。與洞上人相稱。則不然。以洞上世系有爭論。兩宗輩數不易比擬也。故此書兄覺淚。兄三宜。而箸庵與繼起書。則稱老姪。亦宗門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濟上顯學。當時尙有木陳。何以箸菴繼起出頭。木陳不與。不知此事。木陳本在被告嫌疑中。無調人資格。因木陳曾撰禪燈世譜。列有兩天皇。誤與嚴統等。雲外澤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

說曰。慨自禪燈世譜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譽爲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爲欲己名之高。掛傳燈以爲榮乎。爲串習機鋒語句。求後昆之宗尙乎。謀寺院。開門庭。祈子孫。如閭巷庸俗之所爲乎。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竊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爲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結交權貴。上章乞聖勅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統紀。續高僧傳。豈非聖勅頒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尙不能操其柄。況道脈乎。雲外天隱修孫。亦本陳之姪禪師也。其言可謂直矣。然本陳不以爲謗己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爲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

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而非必爲之辯魏美汪沅常與三宜往還國變後不入城市者也

靈峰宗論五之二復錢牧齋書云濟雲闢諍不啻小兒戲閱儒釋宗傳竊議可付一笑矣宗論五之三儒釋宗傳竊議云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庶幾紫柏老人乎壽昌無明師亦不愧古人風格今之爭師資授受者譬諸世主身苟無道天子不若匹

夫桀紂是也。今之雖有師承。顛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苟得其道。匹夫竟開大統。漢高。明太是也。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靈峰。蕩益。卽居士鍾始聲。崇禎間。曾輯關邪集。攻天主教。後爲僧。名智旭。其持論若此。故所舉紫柏。無明。皆嚴統所指。爲未詳法嗣者。而雄視當時之密雲圓悟。反不在蕩益議中。蕩益可謂豪傑之士矣。

順治十二年。蕩益筭庵卒。十六年。原告覺浪卒。十八年。被告費隱亦卒。嚴統之諱。已成陳迹。惟費隱卒後。繼起繼任金粟。竟因嚴統舊案。爲居士鹽官徐昌治所翹。致有賠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聞也。無依道人錄卷下。辛丑年紀事云。繼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見。不謀于衆。不聞于鹽。奔走當事。爲壓服諸護法計。且繼公會受托。許藏老人嚴統版八百餘塊。及攜板至靈巖。悉送杭州銷毀。

未免老人介意。但此巖統內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刻。以此推
敲進院遲至六月十五方對張侗老招認刻還我板。因於十三十
四日挪金購一新做塔樣小而精巧。此時河涸止可力盪。復捐工
費作料。匠人刻字人寫字人。一齊入山造成。費隱容禪師舍利衣
鉢之塔。明尊舊住持也。無依道人卽徐昌治。崇禎間輯聖朝破邪
集。攻天主教。與鍾居士闢邪集相呼應。固費隱信徒也。侗老張侗
初纂會著甲乙倭變錄。鮎埼亭集外編有跋。此事可爲巖統一諍
之尾聲。不意康熙七年復有晦山天王碑之諍。

二 晦山天王碑諍

天王碑者。荊州城南天王寺之碑也。寺建於楚僧水鑑慧海。而碑
撰於吳僧晦山戒顯。偃亭語錄十三與青原和尚書述此事甚詳。
曰。僧自楚中攜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荊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

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如小說家誤杜拾遺爲杜十姨伍子胥爲伍髭鬚故事詢其所由水鑑蓋費和尚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鐵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卽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浪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卽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爲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爲調停早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荊州一處地中出鐵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謂是渚宮遺悟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廢在甲午乙未間水鑑以戊戌還楚住鐵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種種捏怪不過爲他福嚴畫蛇添足法門正人已起

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卽詆道原尊宿。謂是譌書。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邵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九世。於石頭爲十世。當時歷代親承。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苟使龍潭信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峰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述。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刪訂。大年宋代名臣。非張商英可比。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辨書盈尺。亦旣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况丘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耳所共聞。荊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顛倒耶。

書無年月。而稱愚庵孟爲先老人。愚庵卒於康熙四年。書與青原和尚。青原卽無可智。卒於康熙十年。又云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黃元公已喝破。集生余道裕。元公黃端伯。雪峰語錄末。附余集生辨龍潭不嗣馬祖書。崇禎十二年刊版。越三十年爲康熙七年。則此書當作於康熙七八年間也。書中所舉洞上人名。皆見世系表。鼓山老和尚爲元賢。浪杖人爲覺浪盛。嘯峰大然。竺庵大成。與無可皆覺浪嗣。百思淨斯。伴我淨侶。瑞白雪嗣。遠門淨柱。石雨方嗣。惟岑淨隱。爾密復嗣。書中何以不舉撰碑人名號。爲賢者諱也。何賢乎晦山。晦山與無可偕。亭皆以遺民逃禪。本同氣類。故爲之諱也。晦山婁東人。婁東者舊傳王瀚字元達。國變爲僧。號晦山。名戒顯。字願雲。庚寅夏入廬山。遂主席江右。瀚雖入空門。悲憤激烈。曾檄討從賊諸臣云。春夜宴梨園。不思凝碧池頭之泣。端陽觀競渡。

誰弔汨羅江上之魂。讀者俱爲扼腕。陸桴亭詩鈔五。晦山願雲和尚。予舊同學也。國變棄儒爲僧。駐錫雲居。便道歸里。過予齋。劇談賦此以贈。一別廿年久。歸逢非偶然。頭顱悲各異。肝膽喜同憐。劫火未應熄。浮生寧苟全。何時上廬岳。攜手白雲巖。陳確菴詩鈔五。望雲居。我友願雲。以名諸生丁國變。削髮爲僧。隱於雲居。思之而不得見。乃作是詩。一峰天上是雲居。慧遠於今此結廬。他日故人來入社。不知沽酒意何如。讀此可略知晦山之爲人矣。

晦山薙染於華山。而得法於漢月弟子具德禮。戒律精嚴。化行江楚。名甚著。故水鑑借以爲重。碑撰於康熙元年。水鑑刊板傳布。洞上位中符。卽撰法門鐫咒以諍之。時在康熙六年。對水鑑固大肆譏彈。對晦山亦未嘗爲諱。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於晦公。豈敢以不善人待。故盡言之也。今法門鐫咒末。有石潮寧書後。對晦山尤

加責備。其言曰：年來濟洞兩家，幸安和好，實法門福。不謂今又突有水鑑者，於荊州城南御路口，買孔蔚然文學宅基，構菴而居。平白鑿空，額名古天王寺，誑惑愚癡，亂真害是。夫荊州城南，固有天王土地堂，居民凡於事神，具鄉貫，則莫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下云云。若天王寺，則從未聞也。而有之者，但曰城東天皇寺。稱荆南首刹，重興爲道悟禪師，乃龍潭信饒餅得法之地。湖廣全省誌第七十四卷載之甚詳。今草市大殿巋然，巷名事實，種種可稽。固不與鑿空假捏之城南天王可同日語。嗟嗟，水鑑構菴供佛，何必借名古蹟，始爲得計。卽借名，亦須考郡乘寺觀類中有無。有然後借之。今借之於脫空無根，豈不仍成虛捏。水鑑之愚，一何至是。晦山居然一知識，不以真語實語，誠諦語取信方來，乃於舉事孟浪之水鑑，反從而文其過，飾其非。是豈所謂見道之知識哉。吾聞晦

山亦法門正人。於圓戒羯磨時。嘗有寧斷吾舌。毋毀法門。如違此誓。甘墮苦坑之語。刻之梨棗。意在息諍。乃今遽作此文。以非爲是。指空言有。於所立之誓。迥爾相違。將爲可以蒙惑戒子。聾瞽方來。噫。晦公晦公。請以自所製立誓息諍文。向清夜無人處。洗心淨慮。細讀一過。問之自己。以爲何如。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大寧謹書。大寧亦覺浪嗣。與無可同門。

鋤究又附有禪通劬叟。是諍晦山書曰。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莫不載青原出石頭。石頭出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家世于荊州天皇寺巷。是以楚產。習知楚事。今其故里與子孫具存。何所容旁參異議。矧前賢刊有正譌。熄邪。據實諸書。行世既久。近在本朝甲午乙未間。經朝野巨儒。大公至論。力爲抵正。台翁爲法門砥柱。豈不習聞之熟。了然于贊公之詭譎乎。一聞有妄人水鑑者。將土地

堂建爲天王，僭稱祖剎，以僞亂眞，以烏有先生、纂空王之嫡派。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嚴訶斥以正之？胡乃爲文勒石，佐助妄人狂騁春秋責備賢者，恐適以寬妄人之過也。間在癸卯，天然湘大師與台翁邂逅生林，語之故而告之悔，乃復走荆訪其故老，考其遺踪，拜其祖塋，驗其銘狀，果與傳燈正宗所誌者，的切著明。歸舟遽取原稿于江漢焚燬之。因咬齒自誓曰：顯實爲水鑑所賣，取昭告于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諸大祖師，我若不廢此棄，斷此葛藤，禍如白水。台翁言猶在耳。江漢之間，一時傳頌，莫不心服。子路改過之勇，今妄人以尾告發，而太守公差鎖拏，暴其過惡于道路，百醜傳播，賄乃脫逃。所恨太守不知法門大事，不能一奮蕭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蝕。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倘蒙俯鑑愚忱，轉託知交，以廢石改額之權，仍屬

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价之使。直自爲之。則台翁芳名。不惟遠播千古。而是老死深山。亦可無憾也。戊申八月杪。禪通弟空昱和南奏記。時年七十五。

晦山復劔叟書云。承論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與洞上諸知識。多水乳交好。豈肯存生滅心。懷人我見。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閱藏漢上。因水鑑兄勤懇求文。孟浪屬筆。然亦實未到荊州時作也。是秋因護國請。遂親履其地。一到新創天王。心疑非天王遺址。何故諸家記載。皆云城東。而此在城南。急欲索回原藁。水鑑已往儀真矣。豈意水鑑多事。刊板傳送。且弟署欸。不過曰水鑑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禪師。妄自標榜。誇張過分。豈不取笑識者耶。幸近日水鑑兄傳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現勒石天王者。乃一樵關使李護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載碑尾。

現冊可證。辱老法翁見教。自媿一時妄作。以涉爭端。道聽塗說。實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嘗不曰三宗鼻祖。且親到天皇。其城西城南。豈肯妄爲曲說。雖水鑑兄與復古寺。亦屬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顯則不敢復附會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慮其傳遠。前文偶爾孟浪。自知懺悔。倘有校正理論等事。老法翁自爲主張。顯不怙過也。己酉七月初六日。靈隱法教弟戒顯再拜謹復。

據劍叟書。則晦山於撰碑之明年。卽覺爲水鑑所賣。誓將此稿銷廢。據晦山書。則此稿僅刊木流布。未會上石。上石者。另一李姓之文。然吾嘗見水鑑六會語錄。卷十有天王寺碑文。乃水鑑自撰。又有一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注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結銜稱前住南康雲居。現住黃梅四祖。晦山戒顯撰文。又一碑。注康熙三年撰文立石。二十三年入志。結銜稱賜進士出身。奉敕提

督湖廣荊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鄭日奎撰文而未見晦山書中所謂樞關使李姓撰文又卷二有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荊州志上堂云今寺鼎興重樹豐碑鄭工部顯雲居爲文胡驛憲修入郡乘今檢康熙荊州府志卷三十八藝文祇有鄭日奎撰記無戒顯及李姓撰記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有原任江西管理通省驛傳鹽法道按察司參議江陵胡在恪序所謂胡驛憲也然何以鄭日奎之文撰於康熙三年同年卽立石而晦山之文撰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乃立石耶是可疑也蓋晦山於撰文之明年親履其地卽發見水鑑之謬急欲索回原稿又數年而法門鋤兇等諍書出水鑑不得不掩旗息鼓以避其鋒越十餘年而劍叟九十恐其人已卒晦山卒年歲數無考然與陸桴亭陳確菴吳梅村皆同學梅村家藏稿一贈願雲師詩序云

言一
願雲二十而與予游。甲申聞變。常相約入山。予率師不果。而師已悟道。受法於雲門。具和尚。今夏從靈隱來。云將遠游廬嶽。貽書別予。以兩人年踰不惑。衰老漸至。學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詩贈之。並識予媿也。卷十三喜願雲師從廬山歸詩序又云。願師住雲居十年而歸。贈予五十初度詩。其落句曰。半百定將前諸踐。敢期對坐聽松聲。蓋責予前約。會時方喪亂。衰病無家。高堂垂白。不能隨師以去也。卷五一具德和尚塔銘又云。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銘撰於康熙七年戊申。時梅村六十。而靈隱寺誌七載。徐增撰晦山詩文集序云。和尚與吳祭酒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相下。晦山既與梅村年相若。則康熙二十三年晦山亦七十五六。梅村康熙十年卒。年六三。桴亭康熙十一年卒。年六二。確菴康熙十四年卒。年六三。晦山詩文集吾未見。吾所見

晦山之文止於康熙十一年靈隱寺誌序。吾恐康熙廿三年晦山已卒。水鑑乃敢用其名立石。而荊州又多一僞天王寺碑也。

廣陽雜記四言。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基皆爲人所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而後得。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樊子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案矣。故雜記五又有天王天皇考。所引不出嚴統解惑編範圍。僅考出丘玄素確有其人。見歐公所錄貞元神女廟詩而已。然黃梨洲答汪魏美書早已考出。雖有其人。不能證其碑不僞。卽有其碑。亦不能證其

碑必眞。晦山可謂實有其人矣。且果曾爲天王寺撰碑矣。然今水鑑語錄所附之晦山碑。何嘗非僞耶。非然。何不與鄭日奎碑同時立石。而必遲至二十餘年後耶。孰柯伐柯。其則不遠。辨丘碑眞僞者。可以此爲鑑矣。雜記冰字蓋誤。玩其詞句。繼莊似嘗與水鑑遊也。

三 五燈全書評

五燈全書百廿卷。編輯者霽翁超永。林野奇孫。道菴靜嗣。見本書。自校閱者。翰菴超揆。漢月藏孫。繼起儲嗣。見本書八六。皆臨濟密雲悟三傳也。書成於康熙卅二年癸酉。時永住京師聖感寺。揆住玉泉山華嚴寺。曾進呈御覽。頒內府梨板刊行。冠以御製序。蓋半官書也。書合五燈會元及五燈會元續編。而增其所未備。南嶽青原下。各迄於三十七世。集五燈之大成。爲宗門之寶窟。與嚴統之

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語矣。

顧天皇天王仍信有二人不據景德傳燈而據襲謬沿訛之佛祖通載可云未達一間至洞宗世次悉據洞上人著述本無可議而竟以此嬰一部分洞上人之怒肆其闢諍則甚矣載筆之難也盤山拙菴智朴瑞白雪孫百愚斯嗣也聞永著五燈全書洞宗疊出五代天皇仍據嚴統特著存誠錄初刻二刻以諍之電光錄又有與齋崙永五書皆諍此二事今錄其第二書如下。

事本于眞。理貴乎正。友朋有切磨之益。前有書不見答。茲再持問。公知洞宗五代疊出乎。曾見大覺希辯自撰之塔記乎。曾檢勝果佛祖傳法偈之碑文乎。一載辯參覺有省。覺指禮楷一段因緣。親口自述。公孫師資。顏色相接。豈比後人揣摩偽造之詞也。一直載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云云。卽此二碑所載。便可斬盡狐疑。何必

牽引葛藤搬弄是非邪。聖感去二碑不遠。舉足便至。公若不知。何謂窮搜極討邪。若果不知。妄自屬筆。是謂孟浪。若知而不取。是謂眇目盲心人矣。居敕建之寶坊。受皇恩之榮寵。作此謬謬之偽書。欺人誑世。清夜思之。能無愧乎。永公永公。何所圖而云然乎。不過紊亂別人之統系。張大自家之譜牒。如此心行。恐龍天不佑。憲律不容。于宗鏡堂中。無處著脚。三塗苦趣。置身有地哉。雖然。我更爲公謀之。急據二碑。釐正洞宗世次。求哀懺悔。猶不失爲正人。若堅執續略續續等書。謬辯不從。此真妄人也已矣。勿足道。勿足道。癸酉九月二十日。

五代疊出云者。洞宗世次。芙蓉楷下。有有丹霞淳。長蘆了。天童珙。雪竇鑑。天童淨等五代。而後至鹿門覺。青州辯者。有無丹霞淳等五代。而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楷者。主有者謂無者。刪削五代。主無

者謂有者疊出五代各是其是爲洞宗內部一大諍青州辦塔記晚出眞僞無定論勝果寺傳法偈立於明正統十一年亦未盡足據五燈續略遠門柱撰五燈續編涵字寬撰皆主有五代者也

蔗菴範語錄三十有攷定宗本說其略曰先老人住雲門時範問及湛祖拈大覺香謂傳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無言塏銘謂傳曹洞二十六代續略則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謬所謬者後人以大覺無言俱出潤祖之門故叙洞上源流世代井然老僧欲正之而此書傳久若動則費手矣姑存疑以待賢者據鹿門塏銘曰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公落髮親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徽宗崇寧間詔住淨因政和遷鹿門遂終焉又青州辦自敘政和間參鹿門自覺記荊後覺使見芙蓉道經鄧州得謁丹霞淳宣和間出住青州次補華嚴此是據也而後之續傳燈者祇

收丹霞至天童淨一派而不及鹿門青州者。或世同地異。集其所聞見。其遐陬絕域。或聞而未見。不敢擅收。非將彼此。今丹霞淳五代疊出。爲續略所誤。蓋遠門不知丹霞與鹿門是同門昆季。而芙蓉嗣曰淨。因自覺。卽鹿門覺。非天童淨下別有一鹿門覺也。今白巖考歷祖出處。世數年代。真確無疑。且有鹿門增銘。青州自敘可證。吾宗人應尊行以傳後。否則終古不明矣。

上老人者三宜。孟白巖卽位中符。與遠門柱同。嗣石兩方。而二人持論不同。三宜則是符而非柱。符後著祖燈大統。宗統編年於宋宣和元年。載丹霞淳寂。謂祖燈大統刪五代爲誤。於南宋乾道九年。載天童淨寂。引月函潛洞宗世次疑問。月函則疑刪五代爲合也。今錄其說如後。

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聞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

沒浮山之代續刪濟宗之兩祖南潛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丹霞淳五世南潛則甚疑而不敢驟決其非考湛然澄語錄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曆甲寅師開法雲門廣孝寺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乙卯開法徑山拈香辭同而宗門或問原序題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圓澄撰涅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稱曹洞三十二傳世數合丹霞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爲二十六代自序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是則大統之削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誰準也時己巳中秋後五日

月函本遺民逃禪見後樹泉集章祖燈大統之刻木陳曾著寶鐸

醒迷論四篇攻之載百城集廿一月函所見之湛然證語錄稱本師爲二十六代似也然吾所見湛然語錄有稱本師爲三十一代者故同一語錄也甲編者與乙編者異同一編也元刻與翻刻又異同一刻也初印與後印又異蓋編者刻者印者隨時有所改易也至謂刪削五代者爲欲與濟宗老宿爭坐位則誣詞耳竊嘗考之洞宗自宋南渡後盛行河北惜其時江淮河漢縱橫萬里悉爲戰區古剎名藍多罹兵燹歷數百年未遭殘破者僅燕京一城耳金史八載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然區區一城能保存幾許中國分裂南北隔閼道人竄身荒谷聲聞罕通譜牒源流遂生淆亂此時爲之也欲使不生異議應選舉天下同派博學宗徒開大會決定之不然彼

一是非。此一是非。終無定論也。今智朴乃以此詩超永。不亦異乎。使永而刪削五代。不又爲反對刪削者所譁乎。則永固左右爲難者也。

其與永第四書。則又重提天王之案。若有甚不得已者。此闕諍所以終不能息也。曰。二月下旬。遣僧持書併存誠錄去。獲公欸待。歸逸所言。殊非雅論。謂悉據洞宗著述譜五代。非臆棚也。謂天皇帝王據佛祖通載。非嚴統也。試問永公。洞宗著述。除淨柱僞說之前。更有何說。僞說足據。青州自撰之塔記。反不足據乎。僞說足據。續略以前諸家金石之文獻。反不足據乎。請公下一轉語。再問永公。佛祖通載載龍潭崇信果誰屬邪。本朝順治十年。通容嚴統出。始翻亂藏典。據會元小注。收龍潭爲天王之嗣。援雲門法眼爲馬祖之所出。以致諸山公詰。有司公討。卒至醜態百出。難于爲言。今公

集五燈全書不能救正其非且從而效之陰懼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詞曰據通載然通載所載果如是乎余埋頭盤山二十餘年未敢輕易論法門事恐辱宗風迫不得已四次寄書與公苦口勸誠卽欲殺欲割亦不敢辭無他惟冀報佛恩祖恩于萬一耳存誠錄二刻成寄覽甲戌五月十五日

與超永書外復有上張相國素存書云近有妄人突出偽書誑君罔聖靡所不至某眎法如泰嶽眎身如游塵恐辱至道不惜微軀作存誠錄初刻成進呈覽觀今以二刻奉上我大護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鑒法門幸甚素存張玉書又有與王侍郎阮亭書云某辱知遇于先生幾二十年不爲不久先生知某慙直不爲不深書札往復最夥不爲不信而先生謂某豈好辯之人哉然事有不獲已者卽斧鉞當前固弗暇避耳或謂出家應忍辱不應辯諍此戶外

之見皮膚之語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攝二門。降伏外道。制諸魔王。非一概慈悲。以聽其戾亂橫談也。今超永根嚴統之僞書。引近日之謬言。種種繆亂。某若隱忍而不敢言。此誠法門之罪人也。前存誠錄初刻成呈覽。今以二刻奉上。先生靈山囑累當代鴻儒。維持世道。不無公論。蠶尾集八答拙菴禪師書云。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汙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冤親平等。豈況鬪諍。唯吾師裁之。拙菴來書急。漁洋答書緩。拙菴來書熱。漁洋答書冷。漁洋所養。超於拙菴矣。

惟徐華隱嘉炎撰拙菴語錄序。頗爲拙菴張目。然亦限於丘玄素僞碑一節。至洞宗世次局外人不能贊一詞也。序有云。余于禪宗。

雅不能爲楊大年張無垢之入室。顧常留心攷證之學。于方外典籍。時復博稽而詳核之。獨怪近者兩宗之爭。爲張無盡所傳丘玄素僞碑事。無盡之品。視無垢不啻薰蕕。觀其陰陽于惇卜之間。已非君子。彼所援附。豈足爲信。乃欲借以獨張南嶽之軍。爲識已陋矣。拙菴爭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云。無垢張九成。序作於康熙卅八年己卯。華隱已未。鴻博也。然鴻博參加五燈全書之諍者。尙有潘次耕。未則別有作用者也。

石濂大汕。住廣州長壽寺。自稱覺浪盛嗣。不知其是否也。著書名證僞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全書兼攻嚴統。攻丘碑兼攻疊出五代。潘耒乃作天王碑考反駁之。見遂初堂別集四。耒非袒全書。實惡大汕耳。然天王碑考。皆陳說。無發明。遂初堂別集又有致粵東當事書。與梁藥亭書。答鼓山爲霖書。皆攻大汕。爲霖道需。永

覺元賢嗣主有丹霞五代者曾爲書關位中符同是洞宗而主張與位中大汕智朴對立者也。

未致粵東當事書謂大汕明知皇上爲聖感寺僧霽崙作五燈全書序而故將霽崙極力詆毀故將御製序所褒之書極力貶刺兼有不顧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瞞請當今御製序文等語隱然謂皇上不當製序則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則有滅絕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闕之夫僧人滅絕祖宗與居士何涉而未乃熱心至此。

其與梁藥亭書則因梁爲大汕作序請梁將序撤回書謂嚴統毀板乃浙中當事一時剖判之事而以爲奉旨嚴禁是矯旨也五燈全書業經御覽賜序而痛加非毀是誦上也削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刪削祖宗也素稱三十四世而忽稱二十九世是紊亂世次

也。此皆有傷世教。有礙法門之大者。弟念同鄉之誼。不得已作書數千言規之。冀其少知悔悟。又謂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於貴鄉。三十餘年。而無人檢點也。云云。此則侮辱粵人之甚。吾見大汕離六堂集序者十五人。梁藥亭屈翁山外。江浙人爲多。中有徐電發。鉞亦已未鴻博。與潘耒同邑。而盛稱大汕。豈亦念同鄉之誼耶。何毀譽之懸殊也。

續構李詩繫三九。選大汕詩。引沈歸愚曰。石濂主廣東某禪院。能詩通畫理。安南國王師禮之。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晉翰林。念入都。適臬司某往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緩則有救之者。臬如其言。刑僇遞歸。旋殞。君子譏石濂之不檢。而歎翰林之褊窄也。臬司許爾興。此康熙四十一年事。大汕本諍五燈全書。而反爲潘耒所譏。以致於死。

固夢想不及也。然大汕與翁山交惡後，曾欲首其軍中草，陷之死地。見國粹學報第七十八期選錄。潘耒救狂書，果爾，則潘亦效汕所爲耳。漁洋南海集下，有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詩，而分甘餘話四極詆之，殆受潘之影響。遺古堂集外詩，遊長壽庵傷石濂大師云：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訐。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創此翁。注：省府縣志皆不言師建寺，深惜之也。余季豫先生言：援鶉堂筆記四六論潘向汕索賕事頗詳，可參證。

清初僧諍記卷一終

清初僧諱記卷二

新會 陳垣 援菴

天童派之諱

一 天童塔銘諱

天童塔銘之諱凡二次其一爲費隱對木陳費隱語錄十一與侍御心章徐居士書略云先師塔銘一事關係匪輕去歲孟冬嗣法弟昆曾合上公書并王孝廉行狀祈大手筆垂留一硃迨四月望後接尊製塔銘讀之文質兼到不勝欣服但末後嗣法弟昆之名未承紀載某於此殊有隱慮焉方今木陳以代付爲事欺昧諸方嗣法十一人倘不列名則凡受代付者俱得混濫此中天下後世受其欺昧者當何如也且原叙止及木陳尙未及衆請之意與王孝廉所紀之詳在某雖不敢以己意疑人而在木陳豈必無忽略

公書自作主宰之事。果爾。則不惟蒙蔽某等弟昆。抑且蒙蔽門下矣。先師晚年駐錫甬東。道播天下。惟門下與有力。末後光明。還藉筆頭點出。是天童法價冠世。實賴大護法始終之前。公書稿具在。恐浮沉未達。特重錄一通。上呈記室。以證其有無。并求詳定原文。以垂世世。

書發於甲申之夏。所評者二節。一爲嗣法人名不列舉。二爲未及衆請。此乃撰文常例。固可由主者自行填入。無庸評也。然費隱對木陳不信任之情。昭然如揭矣。徐心韋者。鄞人徐之垣。天啟五年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全謝山續甬上耆舊傳。於心韋頗有微詞。然心韋國變後爲僧。居碧溪大音菴。菴有在潤樓。髣髴錢氏終雲樓結構。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士論深諒之矣。

同時費隱又有與廣文客卿張居士書云。天童先師過後。法門被木陳大壞。妄代先師付法。訛僞相傳。不勝錯謬。此如朝臣不奉王命。私鬻官爵。罪例相等。諒我居士智鑑高明。早已了辨。不須山塾再悉數也。但先師塔上之銘。舊冬嗣法諸弟昆等。同具公書。敦請四明徐心韋翁大手筆。茲見來稿。不列的傳法嗣十一人名。但云某某若干人。則吾十一人盡同夫已氏。而凡受代付者皆可冒昧承當。其關係法門豈淺鮮者。且原文敘述。但謂據黃介子行狀。及本陳恣傳云云。傳語多有未妥。姑不具論。卽如介子行狀中。原只混稱法嗣。不及詳明。狀爲求文之贅。名實亦嫌無據。然其時尚未有代付一事也。况碑窆千古不朽。苟置法嗣於若存若亡之間。流弊不大可寒心耶。惟居士現身四明文治。力易挽回。煩道駕撥冗。與山塾法嗣隱元同往一謁心翁。痛切轉道此情。尤望據王大含

所紀歷然開載。天童一枝燈，庶不致爲後人混濫。先師常寂光中，亦應佩明德於無涯。豈惟山楚諸弟昆等永藉荷擔之力已也。客卿餘姚張廷賓，天啟四年舉人，鄞縣教諭。癸甲之間，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承平，尙謂收復可望。客卿獨悚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桎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沉，事在旦夕。因作復人心說，榜明倫堂。結埼亭詩集八。姚江三哀詩，所云恢復人心第一檄，傳者竊笑聞者嚙。豈知天地遽崩裂，竟坐此故成陵夷。乃信岩疆在方寸，不恃高城與深池。卽詠其事也。國變後入雪竇山中，祝髮。石奇雲語錄四，有受張孝廉客卿爲僧法語曰：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遂爲石奇掌書記。名行恂，字道嚴，號退安。晚居妙高峰。學者稱妙峰老人。杲堂文鈔一，有妙峰集序，稱爲道嚴尊者。木陳

代付一事。諸方非難。至比爲父亡代父生子。見布水臺集世二復次牧馮居士札。則木陳當日之不理於人口可知。此天童塔銘第一次之諍也。

其二則爲木陳對繼起密雲之寂。在崇禎十五年。徐撰塔銘。在崇禎十七年。文載天童寺志七。至順治十六年。木陳又請錢謙益爲之。今附密雲語錄後。嘗取與有學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體無異。惟法嗣十二人。集亦未列舉。此爲常例。語錄則已一一叙入矣。又請銘一節。集單作恣公。語錄則作恣公門公。門公者牧雲門。木陳不敢自專。引牧雲以爲重。蓋所以塞同門之口。知前此費隱之諍爲有效也。然前諍甫已。後諍隨來。天下多文人。何必謙益。天童在甬。徐以甬紳久爲天童護法。請徐固有因也。錢自乙酉後。名譽掃地。何所慕而求之。且錢選列朝詩丁集十二譚元春傳。謂天喪斯

文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並爲孽於世其與黃梨洲書附今南雷文定後亦謂三峰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並是世間大妖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之禍牧雲巖齋後集六攝魔論亦謂漢公跋扈士庶咸惡而薄之太史錢牧翁特甚然則漢月爲謙益所痛嫉木陳固稔聞之請痛嫉漢月之人爲天童作塔銘其於漢月利乎不利乎漢月之徒之不能不有所顧慮猶費隱也

然試觀木陳之辯則何如布水臺集廿二復西遞超道人書云先師塔上之銘久空麟筆創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過借託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耳西遞固信山翁決不幸虞山舞弄筆舌而雌黃天下也況三峰爲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爲同氣連枝手右而戕其左葉滋而培其根在他人或恬然爲之尋在西遞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信筆直書不留餘地

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卽猶孫中如豁堂如仁菴輩走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豈可不手勒入行專人請改矧靈岳之與山僧尤稱當世籍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規爲布置斡旋虞山又動勞足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西遞諦信之可慶也可弔也改易之銘卽如命定刊雙白遠來多媒媢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西遞卽祁季超梨洲先生嘗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爲土苴多半爲雲門沙彌持去賣錢見鮎埼亭詩集六注玄墓剖石壁靈隱具德禮豁堂正岳仁菴濟義皆漢月法裔雙白王廷璧靈巖護法布水臺集同時又有復靈巖儲姪禪師書云先老人塔銘去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襄之報諾以今夏浴佛爲期中間詞鋒有礙漢兄和尚則山僧都未省覽老姪旣陰得其事狀何不移牘山

僧傳爲刪改乃假手張靜翁幹旋錢牧老抑復何也雖老姪出乎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荷同心之語又似信不由中矣老姪自是天生妙慧山僧深媿賦性顚愚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勸無乃太孤老姪之心耶老姪言滿天下道蔽江湖先老人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借光多矣區區十八年來松柏既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嫖娼得不深山僧之鼻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尤多改定銘詞謹依雙白頌宣口諭卽如命施行矣

季超繼起去書何詞不可得見然繼起託人幹旋謙益則有學集十有詩證之序云己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邨居雙白居士確菴上座諸清衆俱集卽事奉呈四首其第四首云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墨兵少分觀

天知眼潤多生持地學心平。蟪蛄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畫角爭。
放箸與君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夫山卽繼起。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確菴僧鑒青。皆繼起弟子。
丁闇公明事雜詠所謂大丞相與大司農。左右靈巖侍退翁。此亦
木陳茹忌繼起之一因也。木陳兩書嬉笑怒罵兼而有之。不可獨
通計其時奉召入京之訊已到。天童木陳正擬爲僧人之錢謙益。
藉新勢力以排除舊勢力。其得意可想也。此天童塔銘第二次之
諍也。

鮑琦亭詩集一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
江寧。致敬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
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仇也。茶村嘿然。是日餞別。侍講詩有云海
內于今極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而是後操戈于初有

學集者實由之始矣。譚侍講篆順治十五年進士。竟陵之詩既有
茶村爲之報復。三峰之禪。豈可遂無抵抗。無獨有偶。於是梨洲之
三峰塔銘出焉。以梨洲敵謙益。在當時似稍弱。在後人視之。則謙
益豈梨洲比。不能不歎繼起之巨眼也。碑載南雷文案六。其略曰。
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馮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
濟亦若存若沒。什百爲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崇禎慈山別
樹法幢。過而唾之。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
胡喝亂棒。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既飲荆溪。而野祭
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通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禪師
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
此附之之害也。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
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真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

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當是時。雲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辯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譏搆間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獨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于師門。又何害耶。師卒後廿九年。義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行錄讀之。謂義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例爲一通乎。義曰。敢乎哉。昔柳子厚爲大鑒碑。劉夢得繼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掇其大者言之。

置紫柏憨山於未詳法嗣。擯開先雪嶠信於龍池派外。謂五燈巖統也。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皇。譏搆

問作明天童三峰之詩由同學釀成之也碑撰於康熙四年謙益已先一年卒碑固明言與錢撰天童塔銘對立也南雷續文案一又有輪菴語錄序云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深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繼起與梨洲之交情若此與謙益則有異矣謙益曾序繼起語錄未卒前數月又曾撰壽量頌壽繼起然其卒也繼起輓之曰笑看東澗寫新衙則其文果足重耶

二 密雲彌布扁詩

海鹽金粟寺當山有碑亭亭有扁題曰密雲彌布崇禎間費隱住金粟時植趙蔡子穀聯壁所書也後亭爲費隱弟子孤雲鑑拆廢

此扁遂懸丈室樓前。順治末，費隱師弟相繼淪亡，繼起補住金粟，改建祖堂，乃將此扁卸下，另書親聞室三字。鈴溥陀大宗三峯真子之印，裱舊扁上，而懸置侍寮焉。此諍之所由起也。密雲者，天童悟號金粟者，密雲舊道場，然扁非密雲手書，詞非密雲自擬。子穀偶爾拈毫，費隱歎爲巧合。本山門恒有之事，無不許侵犯之條。孤雲既可拆亭，繼起何不可糊扁。然木陳則視此爲攻擊繼起之最佳題目矣。於是反正有錄，杜逆有說，聲討有書。其書名復靈巖儲姪禪師書，當未寄達時，已傳播諸方，並欲付梓。經人勸阻，卒刻入布水臺集第廿二卷。熊魚山爲本師緩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綱素大譁，真前此所希聞也。其書略曰：

山僧向來於猶子之中，眎吾姪爲最厚，以至忘名分，夷高下，甚欲舉爾住持天童。愛爾施設，文言豁達，將來德業聞望，殊有可觀也。

不謂爾於先師包藏禍心。筆舌譸張。雌黃無忌。山僧由是疎爾。薄爾。不爾。聞問者七年。去歲聞爾遷金粟。往來僧俗。謂爾弁髦先人。欺侮尊宿。稱師翁。則曰天童大師。祠三峯覺範。則曰振祖之堂。北堂有先人廟貌。弗躬弗親。旬香月燈。潦草塞白而已。山僧以爲金粟道場。乃先師發蹟之鄉。在他宗之人承而襲之。不與食德報恩之思。且非人類。矧爾孫子。梟獍爲心。始終一德。嗟嗟。密雲彌布之扁。何刺爾瞳。亦自書親聞室三字。糊之又糊。抑何喪心悖理。欺祖逆天。若此之甚哉。昔人謂黃檗勝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今爾晚年。則一味窮欲極奢。抑人揚己。慢山突兀。高踰須彌。貪壑汪洋。深淪滄海。出入務同卿宰。則丹塗香柏之舟。招搖而過市焉。受用擬堦王侯。則采買定窑之盃。羅列而陳餐焉。服御遊從。勤求精妙。罔思歲比荒戎。室十空九。今我身衣口食。非由諸天報德。要皆信脂。

檀膏減割妻孥。施我而營福者也。久欲向爾深規切諫。慮爾驕矜。傲兀不能盡厥所懷。今因爾侮慢先師之故。始得乘間有言。所冀改往修來。化凶爲吉。否則福消報盡。厥戾非輕。恐不止頓足扼腕之追矣。

書作於康熙元年。時木陳年六十七。繼起亦五十八矣。所以爲繼起罪者。糊抹密雲彌布扁外。一爲奢侈。一爲兀傲。尙有關涉靈巖樹泉集一段。將於次章述之。曩讀鮎埼亭集退翁和尚第二碑。知繼起爲浮屠中之遺民。能以忠孝作佛事。足比宋之大慧杲。不知其爲木陳深惡至此也。然木陳此書傳播後。繼起未聞致辯。僅有門下周居士靜香名荃者。致書木陳。爲之調護。附布水臺集來書中。可略識此諍之顛末。書謂雙白居士於七日過南崗。歷言和尚待法姪法孫之寬大仁厚。而歟植繼堂頭尤深篤。自知孤負老人。

處甚多。聞督責之語。跼蹐無地。惶愧欲死。其來非泛常。可默會也。荃叨爲法嗣。何敢向人一句。今法戰已勝。小杖渠已全受。義無再加大杖之理。學人傳語云。有致靈函一書。欲付梓工。荃清夜思維。似可商略。伏乞以稿見擲。令荃與看。使之感服。尤勝刊刻。倘以荃言爲不然。亦祈過吳門面呈一切。商萬妥而行可也。總在先師翁一脈曲全之。幸甚幸甚。

本陳復書。略謂金粟一席。乃先人起家之地。頃以主失其道。門徑荒蕪。殊可惻愴。因過武原。擬商諸檀。擇一代司俎豆之人。始覩靈岳所作所爲。日以陵毀先老人爲事。他不具論。卽密雲彌布一篇。糊抹至三。況其小者。此山僧聲譽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已。來諭述王雙老代渠修飾。謂自卸孤負。山僧處甚多。山僧自念道涼德儉。何能于尾大不掉之人。有所獻植。獨是先師爲祖。繼起爲孫。以

孫茂祖爲不可長此屬階耳。靈岳身爲人天知讖。非狂非惑。公然陵毀祖翁。必聞山僧督責之語。而後踴躍無地。惶愧欲死者。豈不零仳洋裏更歎零仳。惶恐灘頭重說惶恐乎。極知尊意爲先師一脈開曲全之路。然其告文自白。素非先師一脈。奈何奈何。與繼公書。臘底旣封緘。俟新春寄託轉致。幸專人來。附上靈岳爲感。

此復周靜香第一書也。尙有第二書。述熊魚山受辱事。魚山爲繼起入室弟子。以剛直聞天下。前此天童塔銘之諍。魚山曾幹旋謙益。此諍發生。魚山亦在調人之列。顧措詞切直。觸怒木陳。木陳直提汝旣爲靈巖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令。我亦非吳江編氓。遂當機一掌。斯時魚山啼笑不得。一座紛紜。不歡而散。吾草明季滇黔佛教考。曾於法門紛爭篇。述丈雪庭折木陳。木陳不敢與校。同是法姪法孫。昔何其怯。今何其兇。昔爲順治十三年。在

東甌庭決大杖之後。今爲康熙二年。在萬善衣紫榮歸之後也。魚山雖遣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使遇丈雪。還奉巨拳。木陳又將何如乎。今將周靜香第二書錄後。

獅駕行急。未及述荃是夜同雙白至。檠菴舟中一段話。檠公楚人。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虛衷劑物。以通彼我之意。本非其能。然任事既剛。認過亦勇。昨代靈畝下山之時。原爲本師禮足而來。豈嘗有宰官在意。任心之過。以至傷於坦率。如爾汝之呼。重房輕扁之論。同來者皆爲縮頸掐指。而彼尙不覺悟。其不留心於臍問可知矣。老人愛人以德。不忍姑息。養其過誤。翻手一掌。當機剪截。熊父母此時似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然後知老和尚一片婆心。無非慈愛子孫至意。不忍以門外疎親相待也。舟邊語次。皆是銘感之詞。但云老和尚如是慈悲。非惟寸中知之。本

師亦知之。今日原爲本師而來。既承提誨。即可云榮及本師。老和尚從此可以釋然。如杜逆反正諸刻。似宜寢閣。議論俱可歇息矣。荃今日不避杖叱。敢復進言。荃等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於不及檢點處。露出本來習氣。况槩公生平以骨氣自負。固不免偶錯。要其初來代師禮足之誠。蒙誨後受過不辭之勇。皆是仰祈慈炤。鑒諒于語言事迹之外。若云必反正。必杜逆。則老人一掌示其意矣。而又多乎哉。萬祈弘宥。寢此諸刻。不日容同雙白居士再叩函丈代荊何如。

槩菴魚山僧號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露出本來習氣。此梨洲所以誓不入其局也。豈獨梨洲。清初三大儒。顧王二先生。皆不喜佛。薑齋詩話三言方密之閣學。逃禪潔己。受覺浪記荊主青原。屢招余將有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

水劉安士詩以寓從史之至余終不能從也南雷文定入黃澤望
壙誌則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乃爲澤望反覆之終於
不可同而止而澤望則穿剝三藏出觀今之所謂宗師發露其敗
闕亦遂牛毛齒絲澤望梨洲弟宗會也魚山旣入其芝蔴言往懇
逢彼之怒讀和舟之什能毋興受侮不少之感乎然木陳復周靜
香第二書則已放過魚山矣書云

來翰述南岡艸堂山僧與槩菴一掌及居士規諭槩菴之故蓋山
僧原以祖宗一脈待槩菴若槩菴果以吳江知縣自待則是門外
人又何必干預吾家事抑山僧縱年邁敢云非沙門釋子然則掌
檀越且不可況掌吳江知縣唯槩菴自任爲靈岳法子則靈岳亦
是我家子姪山僧尙可以家法繩之况槩菴哉聞槩菴因居士之
言卽幡然悔悟還是讀了兩行書到底知文識墨不敢自越倫常

雖然。壁菴唐突老僧。不過措大家一時腐氣。尙屬無心之失。不審靈品又何心行。種種毀侮師翁。落之于筆。見之于書。以至糊抹先師名號。使凡在先師門下者。莫不聞之疾首。見而痛心。非但山僧毅然有說。卽古南亦正言對使。壁還趙珍。豈非事關彝倫。義難緘默。所謂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者乎。唯高明其鑒裁之。

木陳自言年邁。然是年魚山亦六十五。少木陳三歲耳。老而逃禪。仍不免受辱。梨洲贈魚山詩。盡翻諫草支那述。危舉僧條同室讐。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卽指此。夫爲道而受棒喝。常也。爲事而被學。前此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然木陳對魚山已放過。對繼起仍不肯放過。周靜香所求。在寢反正。杜逆諸刻。今木陳復書。舍此不提。而金粟反正錄。杜逆說。仍刻入布水壺集。則始終視繼起爲大敵也。其必引古南爲重者。亦懼力弱焉爾。古

南卽牧雲有五論闢漢月繼起見後章

三 靈巖樹泉集靜

樹泉集者蓋取樹植法源之義繼起順治辛卯壬辰語錄也結埼亭集退翁和尚第二碑言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辛卯竟被連染惜文獻脫落弗能詳云然吾從諸僧錄中細爲鈎稽尙可識其大略辛卯者順治八年舟山之役甬士殉難者無算木陳繼起均曾開法天台故同遭白簡事發之始木陳曾致書繼起言前數日亦風聞此矣其詳不可得知也天城來始審中間委曲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今昔其有同然哉但山僧自念法道波靡誰揭狂瀾而東之惟老姪與山僧共有此心然山僧老矣無能爲也已老姪春秋富強正可行道利生故今不必問其事之真假禍之重輕縱

有彌天過患。山僧自出頭承當。干祈老姪穩處釣舟。一切坐斷。卽山僧起倒。亦不煩挂念。

書載布水臺集二八。曾經點竄與否不可知。因布水臺集之刻。在與繼起闢謬之後也。集中又有復覺浪和尚書言事使去後。卽與靈岳繼姪赴鞠東甌。庭決大杖歸。聽臬司研審。想別無重辟可加也。所不去心者。吾師未出姑孰。竊以爲憂。昨常禪至自石頭。聞已飛錫天界。寧第爲吾師喜。喜羣衆雲從。將有在田之見耳。但道與世喪。人心正危。猶然天地閉而未開之象。尙冀吾師斂翮集爨。相時變動。杞人之憂。出自眞誠。知不我誣也。

順治五年戊子。覺浪曾以論道書中有我太祖皇帝等字。爲忌者所告。繫獄一年。後以其書作於崇禎。獄始解。覺浪門下遺老亦景嘯峯倪嘉慶。無可方以智。其最著者也。以故木陳復爲覺浪危。然

卽此可見世變之來。宗門不能獨免。雖已毀衣出世。仍刻刻與眾生同休戚也。牧雲懶齋別集六。有與木陳書。亦作於此際。曰。古人弘法罹難。何代無之。如石門。棲賢。覺範。皆英偉奇傑之人。自經世患。而光明愈赫。赫難掩。苟不經憂患。又誰見其英偉奇傑也。言雖如此。然大難當前。非養之有素者。鮮不張皇失措。此臨難毋苟免之所以垂爲大戒也。退翁第二碑。言辛卯之難。寺中星散。歸安故諸生董說。獨負書策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云。

徐昭法居易堂集二。與堯峯月涵和尚書曰。相人之天旣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卽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札來。云一眾星

散我心益悵然。及聞道兄獨襍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焚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眾下山之時。而道兄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道兄一人爲狂瀾一砥耳。并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謝山之言。蓋本諸此。月涵卽月函。南潛號衍石齋記事葉七。亦有南潛傳記其事。雪橋詩話續集一所偶誤爲錢辛楣撰者也。讀徐昭法書。可見當時風聲之緊急。事態之嚴重。然大庾韜之溺死。卽

爲赴此難而來。桐菴文稿、東林雜俎、和集皆有庚傳。言其溺斃而未言其赴難。樹泉集有偈哭之。紀蔭宙亭詩集十一亦有詩哀之。云弘法乃嬰難。東嘉質獄行。不啻如剝膚。趙吳夢難成。百程烟水渺。一葉布帆輕。風波忽反覆。昏黑隔柴荆。嗎夷見恨晚。河伯笑相迎。浩氣橫滄海。松風澹玉笙。狗師患難忘。重道形骸傾。崢嶸山嶽立。爲世作楷程。注。靈巖翁弘法嬰難。質獄永嘉。師聞自台趨覲。舟至平望。怪風覆舟。師獨水中。屹立不傾。大庾本名趙庾。崇禎十六年進士。國變後爲僧。受靈巖記荊。名行藉。此赴難之最顯者。不獨南潛也。

嬰難之經過略明。則可進言靈巖樹泉集。集有靈巖學人昭柄序。昭柄卽徐昭法也。序曰。事之從歡喜。讚歎中出者。其事不立。道之從安樂愉快中得者。其道不明。故子輿氏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生者道在之謂也。非偷視息全軀命之謂也。苟道從吾而明。前吾之聖相得益章。後吾之聖示之周行。則九死猶生也。千百世猶生也。而欲安常處順。飽食煖衣以希之。吾知其沒世而無遇也。靈巖儲和尚。印宗之所稱。肉身菩薩。寶誌之所稱。傳佛心印者也。海內縑素翕然宗之。而辛卯壬辰之交。誤羅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今其言具在。可覆按也。其佛法非不學者所窺。而讀其書。問詩偈。可見其衛道之嚴。任道之重。其與諸方往還。言及續慧命。寄道統。則義形于色。勤勤懇懇。若恐當吾世而墜地者。至于吉凶禍福。則曰此定業也。曰委然順受也。非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乎。曰使真宗不墜。雖此身碎爲微塵。猶爲幸甚。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曰果自反無

愧卽有意外風波。自然久而論定。非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者乎。曰。道人家得力。全在不如意處。曰。鑊湯鑪炭。褻裘就之。非所謂無入不自得。而見危致命者乎。嗟乎。何其深有合于聖人之道也。夫日月光華。炤臨無際。而一經風雨。薄蝕若愈。增其晶瑩皎潔者。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大慧弘法。嬰難竄謫。梅陽嶺海瘴癘。非人所居。而縮衲奔湊。法席愈盛。識者謂其所說之法。函蓋天地。囊括宗乘。無他。憂患成之也。師不其然乎。

居易堂集十。又有書先文靖公墨刻後。贈靈巖老和尚一文。曰。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止水。枋痛悼罔極。卽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嚮榻百本。非其人不示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

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卽以忠孝之旨衍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讀此可略知樹泉集之內容然孰知木陳之諍卽由是起也前章言木陳聲討繼起書有關涉樹泉集一段今錄如後

最可恨者本一南通小販專賣李四輩虛如山僧居廣潤時爾應臨海天寧鄰封打齋諸山常套爾則載之語錄曰廣潤某和尚請師上堂嗣後山僧與爾同遭事議名挂按君白簡爾時祇託天城傳一口信上山僧旋即門封戶閉查不知其所之矣山僧裁答爾後自分臨難不可苟免徑詣臬司投到遲爾三月始來至明年質獄東甌爾則不勝怨天尤人及乎杖決憲庭爾之徒屬益怨山僧則復自用輕出累爾卽爾亦謂此行不是法叔老和尚小姪不願

有生何事畢之後。遂有如許誇張之書。見之樹泉集哉。豈非爾生平之言。類皆妝點出來。以欺世盜名者乎。昔也按君參奏。劾爲妖言。彌勒下生。今則以彌勒後身自命矣。然則當日何不一款招承。必高叫憲天。以求哀赦。其故何也。昔也台邑圖形。杭都畫影。露布長書。會打繼起賊禿。今則以天台古佛自居矣。然則當日何不臨凡降世。化導眾生。必通途畏過黃岳。偏僻遠遶家子。又復何也。則是爾欲欺世。而世不爾欺。爾欲盜名。而名不爾盜。究竟一文偷不得。至今空作不良人。非爾之謂與。他若千籠百絡。結勢要權。謀徑山。擡金粟。正晝攫金之態。魃蛇戀窟之差。魔梵修羅之大慢過慢。增上慢。火刀血塗之苦。因惡緣極障緣。皆爾一身占盡矣。

木陳之靜。如村婦罵街。殊失善知識體統。黃梨洲至平陽。木陳弟子曾出百城集。請爲刪訂。梨洲序之曰。世無文章久矣。釋氏爲尤。

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蟬螻在東，莫之敢指。嗟乎！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既不顧人之所是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淺深乎？今百城集無此序，而仍用布水臺集之錢謙益序。吾在南雷文定後集發見之。木陳謂樹泉集之言，類皆妝點出來。梨洲謂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抑何針鋒相對也。然樹泉集順治十年已刊布矣。木陳何嘿爾而息。至康熙二年始與密雲扁事并案乎？蓋木陳始與繼起競遺老勢力，不勝繼以新朝勢力競繼起之遺老勢力，亦不勝。乃憤而出此噫異矣。居易堂集二有與靈巖曇應和尚書，言風波之世，鬪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

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絕譏評。亦并欲口無讚歎。恐一有讚歎。則又爲不讚歎者生嘆。如何如何。此語并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曩應名文杲。孫慎行。猶子。亦繼起嗣。昭法標榜。繼起太過。遂爲不喜繼起者生嘆。標榜亦須有限度乎。然閱一年。繼起六十。昭法爲壽序。又讚歎如故。序見居易堂集七。其言曰。

余不敏。獲侍吾師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網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駭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煽醖矣。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爲固極難耳。不爲毘邪之杜口。則眾伎不息。不爲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且異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小同乎吾者之爲

異其異大。以事爲淪。譬其害淺。以道爲謠詠。其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故曰吾師今日所爲極難也。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卿。操辭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質言其訕者。詎者。以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名爲言訕者。詎者。而其實仍爲讚歎。同時吳梅村壽繼起詩。有不羨紫衣誇妙相。惟憑白足徧諸方之句。亦隱指木陳。此謬所以終不息也。

四 牧雲五論謬

牧雲五論。皆攻擊繼起師弟之詞。作於康熙初元。刻於康熙十年。牧雲卒後。則未知果爲牧雲撰乎。抑假牧雲之名以行乎。密雲悟之下。二牧並稱。而木陳自赴召後。聲勢赫奕。識者鄙之。牧雲則始終烟水一翮。深自韜晦。門庭壁立。見者望崖。援鶉堂筆記四九言。牧雲居嘉興梅里一村寺。沐塵盛興從謁之。閉門不見。曰我方出。

世子入世。奚相見爲。是二牧晚年本冰炭也。然木陳攻擊繼起。師弟仍恆引牧雲之言爲重。自審新朝勢力不足。懾遺老之心。不能不借遺老所信仰者以爲聲援。此五論所由刻也。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繙素公集虞山。毀五論雜詩板。吾求之久而後獲。五論者。一叛師。二讐祖。三惡狽。四憫愚。五攝魔。凡七千餘言。並雜詩十餘首。刻嬾齋後集後。卽爲嬾齋後集之第六卷。

其叛師論曰。天童老人謝世二十餘年矣。興福洞祖又先之二十載。時日益遠。漢公之事何言哉。惟是靈巖爲三峰子作天童孫。不能蓋父之愆。重興茂祖之訕。近作年譜。揚詡其師。陰抑洞祖。若不肯有當年及門一事。尊卑倒置。教育推開。壘斷爲心。滅倫欺世。是可忍乎。余雖衰廢。忝在父行。重感人心之傾危。少疏往日之情事。託之歌詠。且感且歎。其間祇述漢公之悖。若寬假於靈巖者。何也。靈

巖之悖漢公開之也。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詬。無意移俗。而漸染若是。况漢公生平所爲。著於筆墨。見之行事。朝夕教誨其子。式穀似之。則無父無君無師之心。乃靈巖之素習也。伏聞世祖皇帝。日應萬幾。留神內典。覽三峰抗天童老人之書。雷霆赫然。斥爲跋扈之夫。以此知佛祖之徒。雖處世外。而師尊弟卑。罔違名教。孰謂三峰蔑倫害理。遂寬斧鉞之誅乎。

漢月年譜作於順治十八年。木陳北遊集亦刻於是年。密雲崇禎十五年卒。今云謝世二十餘年。又引北遊集述順治斥三峰語。以是知此論作於康熙初元也。興福洞祖者。洞聞法乘。見五燈全書百二十。牧雲剃度師。亦漢月所嘗受業者也。論名叛師。論未忽謂無君爲靈巖素習。危言聳聽。與牧雲平日之言不類。繼起號稱以忠孝作佛事。烏得謂之無君。但不與木陳等同其君耳。

其讐祖論曰靈巖旣扁其師初受法處曰親聞則是幸其師面聞是法於天童老人也古者有舍全軀而乞半偈其重法固如是也若是者宜何如酬天童之恩而不負天童之以大任授而師及而孫也若之何沮而師之悖踵而師詆而祖也則所謂親聞者又將何以自解焉噫人道之不修倫理之不講而儼然踞佛祖位稱人天眼卽世俗可愚而自揣其中爲何如哉夫子曰汝安卽爲之夫如是則非天童見絕於靈巖而靈巖自不爲人類久矣夫何責哉親聞室者繼起自書懸於金粟侍寮之扁亦順治十八年事已見前章吾謂牧雲五論實爲木陳聲援至是又多一證

其惡狡論曰疇昔漢公會事洞祖矣山中之人稔知其心術則其嗣天童也猶之乎事洞祖也始而親之尋卽背之始而尊之尋卽叛之曾不少變其習何哉漢公畏人磨礪洞祖於法乃奪其意見

遇事則懲其狼戾。宜其背也。漢公喜人稱揚。天童乃直判之爲知解宗徒。宜其叛也。由是觀之。漢公豈欲有其師。尊其教。踐其實者歟。特恐名譽之求而弗得也。故其背洞祖則棄如遺矣。叛天童乃陽附而陰排。猶有不能舍之情。何也。洞祖者。本色住山人也。無機智。襟懷坦蕩。不汲汲於榮名利養。漢公以爲如是而已矣。不足依也。天童老人者。有過之也。衆星羅天。明者獨月。燭火雖舉。太陽莫倫。意今臨濟之道。舍天童奚適哉。則非附天童而我之名不揚。非借天童而我之法不行。故雖不欲有其師。然不得不師。雖憾天童而卒不能舍天童也。靈巖蓋是則是倣者也。雖然如是而止。漢公未大爲狡也。惟其意更謂今之海內。但知有天童。則天童誠愈己也。又嘗卑我爲知解宗徒矣。奈之何哉。於是復張其說。而駕天童之上。曰。我法勝於天童。或詭之曰。子之法苟勝。何反屈於人。則以

紙上源流未得爲解。嗚呼。豈海內之尊天童在一紙源流耶。此一妄也。亦一狡也。其說與北遊集毀三峰之詞無異。吾故疑有人假收雲之名以行也。

其憫愚論曰。潯山云。道人之心。質直無僞。夫漢公之謗師毀師。行詐法門。誠不可以訓世。今已再世矣。其風固不可長。或曰。靈巖亦好大喜名者也。其家風信然。余曰。名者實之寶。古聖賢之名。皆有可稱之實。實者本也。今靈巖阿其師。習其僞。喪其本。初不知取名之道。彼所取者。不過奢靡受用。嚴飭門庭。倚仗聲勢。博目前愚子贊歎之名而已。豈正人君子有德有行。百世不朽之眞名哉。

夫謂繼起好大喜名。似也。然謂繼起所博爲目前愚子贊歎之名。則當時之歡喜贊歎繼起者。莫徐昭法若。昭法爲愚子。則必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始爲智子也。康熙十一年繼起卒。

時五論已刊布。昭法仍不避愚子之名。爲哀詞贊歎如故。曰。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未能一辭而闕之。何也。垂世立教。實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闕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實自佛性中出。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爲何如。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其

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卽嘗爲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詞見居易堂集十九。惜牧雲已先一年卒。不見昭法贊歎之詞。然木陳則猶及見之。未識生嘆奚若耳。

五論最末爲攝魔論。曰。夫言謗師毀師。憎師嫉師。法中大魔。乃華嚴經中普賢菩薩語耳。不責爲兇徒。不責爲逆子。直謂之魔。何哉。以魔有大力故也。漢公不然。自闢書出。垂頭喪氣。凡至道侶家。見有闢書。卽收去。見天童會裏人。卽匿迹避影。風聲鶴唳。疑皆晉兵。以是觀之。漢公又非有膽氣強有力者。似未可謂之魔。但撓亂正法。謂之魔亦可。

是魔非魔。吾人不辨。惟謂漢月見有闢書卽收去。似非事實。吾嘗見繼起重刻天童七書三書序。言弘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

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逮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弘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卽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概不行世。茲刻蓋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據此，則繼起師弟見闢書，不特未嘗收去，且嘗重刻流行。攝魔論所言，豈非出於裝點乎？故吾始終疑五論非牧雲所撰也。

王士禎居易錄二七言：予嘗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以爲末法中龍象，其提智證傳，開發臨濟汾陽之旨，欲遠嗣法於寂音亦天童之諍子也。而牧翁列朝詩謂三峯之禪，爲孽於世，詆謫如此。豈別有謂耶？此猶門外之言。若覺浪盛則固當時巨子，無所偏

倚覺浪語錄十一有靈巖夫山儲像贊曰濟下已仆之宗決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問誰爲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僮可以結束兩家之評矣

丁開公明事雜詠云三峯漢月古禪堂鐘板飄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門竟有蔡忠襄注蔡忠襄懋德爲漢月入室弟子在太原圍城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致命時也雍正揀魔辨異錄爲漢月作並令天下撤其鐘板又稱漢月爲魔藏潭吉忍爲魔忍據南雷文定後集四張仁菴墓誌仁菴名岐然字秀初叢林稱仁菴禪師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關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綬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教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仁菴三峰之道賴以不墜梨洲入哀詩曾入南都防亂揭旄參安隱救宗書卽詠其事也仁菴國變後爲僧名濟義雍正

而知五宗救出仁菴也。必將斥之爲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爲不喜者生嘆。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宗統編年康熙二十七年條載鶴林牧雲門和尚寂已久。時刻其巖齋後集末附五論雜詩皆毀誣三峯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鑑秀峯兩和尚皆云論詩之刻爲人所誤。親賣板至虞山興福集闔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廉札報許青嶼侍御曰。是役也。非爲三峯奮螳臂。正爲古南拔鶴箭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以引衆生信向。增長福慧。未聞有毀訾雌黃。退人善根者。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不慎。毋逞一時之頓忌。而爲正人公論所不容也。紀蔭繼起法孫錢湘靈藥菴法子其祖三峯繼起固宜。然不若覺浪盛中道而立之言爲可信也。

清初僧諍記卷二終

清初僧諱記卷三

新會 陳垣 援菴

新舊勢力之詩

一 雲門雪嶠塔詩

丁闇公明事雜詠又云。天童法嗣滿人寰。萬善巾瓶奉御顏。獨有獅翁不傳拂。心香雙瓣壯河山。注。天童悟弟子。多開堂說法。道忞亦其一。順治間召至京。住萬善殿。雪嶠名圓信。與天童悟同得法。於幻翁獨不傳法。惟授金陵殉難之黃端伯。與浙東死事之徐啟睿。時稱雙瓣香。鮎埼亭詩集一。有雪嶠和尚雙瓣香行。雪嶠之開堂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相傳最後得江西黃端伯。卽付之。及徐啟睿至。請曰。某或亦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後二公皆殉國。說者嘆雪嶠之冰鑑也。而木陳撰禪燈世譜。

言二
於龍池派下獨削去雪嶠今續藏影印本世譜有雪嶠者後復增入也北遊集三載上見禪燈世譜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但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磐山前因雪師自謂上嗣雪門始刊去其名據雪嶠自述則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豈可忘卻所以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遙嗣雲門其實不然云然何以後來世譜又增入雪嶠則以順治之推崇也

北遊集六有越州雲門寺興修疏引云今上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間芻蕘之賤爰自己亥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余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永嘗不虛已潔誠勞謙選問尤復綢繆懷先德企慕前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韻日理於口殊切景仰之

思及余辭闕還山。尙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於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邪。夫越州雲門寺。海東望剎也。雪嶠老人實發迹於斯。開悟於斯。闡法於斯。歸真竊窆於斯。諸人遂往。曾幾何時。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摧剝。吾聞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昔者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覆敗。不一出手匡扶之。豈理也哉。余還山過越。適道際上人。以興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次雲門之往蹟。何如。而獨播宣上意者。蓋欲越諸賢士大夫知宸衷攸尙。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此不陳第一次以其新君父之嗜好告越人也。新君父既嗜好雪

嶠則禪燈世譜不得不仰體新君父之意增入雪嶠北遊集卷首又載有御札云錫杖還山時繫遠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忝言旋裁書附往竝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雪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圯恐年深人遠陵毀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爲修治雖未必足窅波之費然經朕一爲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爲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茲特屬禪師其悉之此札並載康熙紹興志五十六雪嶠傳雪嶠卒於順治四年塔雲門石隴距木陳入京之歲不過十一二年塔址何至傾圯竊嘗疑之初不知木陳藉此以與具德諍也

具德弘禮亦漢月弟子久住靈隱與繼起齊名康熙六年卒宗統編年論之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

下學衆滿數萬指。不減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慧圓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真欬唾迴天。揚眉倒日。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諍子也。晦山爲具德行狀。稱師受江北請轅環一轉。萬人擠擁。時適盛夏。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時啣盡。宋元以來。法門罕見。故師有偈曰。五千衲子下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得風流。此偈流布海內外。其盛若此。木陳好諍。對繼起頻加攻擊。旣如前卷。而對具德則未嘗以一矢加遺。抑又何也。偶閱續甬上耆舊詩七二。有錢布衣豹過育王寺一絕云。雨過松堂靜。秋來玉几深。如何清淨域。猶未泯爭心。注具德欲興育王。木陳阻之。是木陳與具德未嘗無諍也。謝山生康熙末。已云文獻脫落。今去謝山之世。又二百年。舊聞散失益甚。近閱百城集七。發見有復機石胡封翁書。始知前者御札實木陳

攻擊具德師弟之利器。書作於康熙六年。未知在具德卒前乎。抑在其後乎。具德蓋以是年十月卒也。書云。

頃者廣孝改冊一事。知諸檀極力調護。殊費深心。但山僧區區安。全微念。尙荷默成。乃先帝保護雲門一片苦心。三日獨不見原。何也。請得以降詔始末。爲諸檀誦之。山僧以曩劫因緣。得談禪對御。日奉天顏。竊見先帝景仰雪嶠大師道德。每每頌說不休。及山僧得請還山。上留旅巷山曉。二子在京開法。不時召見。因詢大師藏。槍。知在雲門。殿址爲廣孝具德侵毀。盡然痛傷。二子曰。今其徒智。淵復耽耽虎眈。恐雲門一抔土。非大師所得有也。上曰。其如藏槍。何。數日後。上從南苑歸。謂二子曰。昨師兄輩所言雲門事。朕連夜。臥不安席。思所以保護雲門之策。莫若藏書一通。捐金五百兩。委。託老和尚。爲朕崇飾一番。則可保無虞矣。二子曰。皇上誠欲保全。

雲門不如詔降有司。恐彼強橫。老和尚不在意中也。上曰。若是。則彼自取誅滅。非關朕事。於乎。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言矣。故詔書有陵毀堪虞。及不敢復行侵侮之旨。山僧受詔之後。以上既賓天。重違宋公荔裳及鄉老先生之意。仍讓竹園爲廣孝出路。則山僧所以曲全廣孝。亦既至矣。今三目復賄弓書。舞欺詔冊。計圖併吞。不惟目無三尺。豈目有先帝哉。然山僧復不審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若夫當事持論。自有天日鑒臨。山僧安敢置喙。第蒙惠教。故敢以先帝保全雲門隱衷。瀕思泣血。上聞諸植而已。

三目智淵具德法嗣。繼具德住持廣孝者也。雲門與廣孝昔合而今分。故有山界之爭。然雪嶠塔在雲門。與木陳何涉。據禪燈世譜。木陳旣排除雪嶠。對雪嶠自不推崇。今何以忽爲雪嶠藏塔泣血。書中先帝二字。凡六見。髣髴武侯出師曰。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

言夫帝既賓天。則此言亦惟皇天后土聞之。孰證其眞僞哉。曰皇
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此則極懲懣激勸之能事。危哉三目。
憑何抵抗。此炙手可熱之新勢力耶。故此一諍也。在木陳可謂躊
躇滿志矣。

北遊集五。有由京國抵吳越。水程四千有奇。官舟所過。瞻敬皈依
者。傾市井一首。遠涉關河道。驚聞聳百城。聚觀如堵立。稽首若潮
砵。由上尊崇意。發渠向慕情。乃知君子德。風動小夫傾。後嘉興藏
本已刪去。又百城集九。有復華山見月和尙札。順治十七年官舟
中作。云遙望華山片月。風露娟娟。不禁神思駿躍。第恨無因飛渡
長江。一睹記光華耳。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
四慰留。今春大霽。遂不能敬致封祝。殊爲歉然。然每于上前掄揚
道範。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旨還山。水澗途遙。遷延抵

邦僅一衣帶水。復以天使陪從。王程有限。促席晤譚。又不獲願。緣慳何如。謹遣侍僧代問。與居外。上所賜二十五條。比量衣裁。凡三頂。分一奉高座。乞說戒禮。佛時披之。幸邀福德。爲上增益遐齡也。所有不腆。敬呈別幅。臨楮可仍縑綵之至。

見月雲南人。明季滇黔佛教考會詳爲介紹。順治十七年。卽永曆十四年。時西南猶奉中國正朔。木陳乃以此矜見月。何其陋耶。居易錄二四。有康熙卅三年紀事一則。言金粟木陳忞公。順治末應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餒烜赫。從者如雲。爲諸方口實。嘗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輒數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子謁華山見月律師。師蹙額語子云。渠胷中面。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頃棲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衲。所至招搖銜鬻。以要觀聽。有司關防。甚如巨猾。謂忞也。

乙巳康熙四年。漁洋追紀前事也。玉林賜號國師。木陳賜號弘覺禪師。非國師。人以國師呼之耳。始吾見居易錄。知見月不滿木陳。而不知其有分贈賜衣之事。今觀百城集。則見月之盛額。其有出乎。以見月視木陳。猶糞土耳。楚雲名興源。覺浪盛法孫。竺菴成法嗣。木陳煊赫一時。而所流傳於繙素口碑者若此。世榮烏足尙哉。况爲學道之人也。

百城集三十。又有見聞一則。記一僧人受騙。如小說故事。有意影射具德。其言曰。武林屬某寺。有僧某。住持多年。一日忽有男子。所將侍從及諸行裝。皆甚都麗。踵門而告僧曰。某從京師來。我某旂王爺。新修一寺。欲得南方善知識。于中弘揚法化。久嚮吾師大名。業經奏過朝廷。特命某來敦請。所陳金幣亦甚厚。僧某信爲實。然擇日登程矣。其男子復語僧曰。我王爺居宗室之長。諸王殿下。

皆其子姪昆季。師至京日，咸來造謁，亦宜備諸方物珍玩，以饌道之。使其延譽朝堂，皇上必然召見。師道豈不大光哉？僧某由是罄竭衣資，不足稱貸而益，亦近千餘金。然後登舟啟行。舟中器具服用，儼衛王侯陳設。僧某喜不自持，及抵維揚，忽有十數道人跪拜河干，請僧受齋。其男子故爲罵詈曰：我王爺願望大和尚，尙尙！日至京，汝輩何人敢來遲我程期？麾斥不允。諸道人哀懇不已。其男子始語僧曰：觀此諸人，果眞信敬三寶者。某停舟半日，用全吾師慈悲攝受之心，亦弟子方便事也。令隨行一衆，齊登岸赴齋。至則齋筵肆設，極其隆備。一果一蔬，皆諸道人從容跪獻。迨將日晡，則漸次入內，久而不出，使人窺瞰，乃一祠宇，虛無人焉。亟率衆歸舟，則前舟已失，不知所往。僧某方頓足長吁：我被渠欺賺矣。

僧人奉召入內廷，賜號賜紫，事所恆有。順治十一年，別山在奉召

入萬善殿。賜號靜善禪師。見五燈全書六四。康熙十一年。桂芳林奉召入萬善殿。賜詩賜扁。見五燈全書百二。公何嘗有所誇炫。况京中貴人。新修寺院。延僧住持。更屬習見。某僧被騙。亦何足異。木陳之記此事。蓋欲顯已被召之榮。而某僧被騙之可哂耳。然究有其事與否。某僧究係何人。謂住杭多年。有大名。得維揚道人敬仰。甚似暗指具德果爾。則其心理之齷齪。尤可鄙矣。

二 平陽御書樓詩

平陽寺在會稽化鹿山。舊爲平陽觀。崇禎間山陰祁虎子彪佳購爲別業。藏書其中。虎子殉國難。別業頓毀。木陳應召南還。構御書樓其上。復恢大其基。爲平陽寺。西河合集序十六。有募修平陽寺大殿疏序。當木陳之應召也。士大夫多非之。何非爾。以其未應召前。深於故國之思。與忠義士大夫等。薦嚴有疏。春莢有風。不勝原

廟之悲極寫煤山之痛。然曾未幾時。走馬應新朝之聘矣。先是玉林亦奉召。一再堅辭。使者至於三啟奏。不許。官差催迫。寸步不離。如影隨形。擬於押解。不得已就道。至津。仍稱病。有旨許問道。畢即放還。乃入京。此據趙琦撰玉林年譜。恐有飾詞。據木陳北遊集。載上述大覺應詔始末因緣。且言當日在山。卽堅卧不起。到天津卻欲餓死不來。如人家請客相似。客到門不肯入。教東家體面何在。朕是直人。便草箇札子。數他一上。故論佛法。朕當拜他。若朕去歲教他一番。報恩和尚又當拜朕。似此。則玉林當日情景實有李中孚傳青主之風。木陳對之。當有愧色。還山而後。木陳著北遊集。誇耀恩遇。復於天童寺建奎煥閣。平陽寺建奎煥樓。與玉林正相反。據續指月錄。十九玉林傳。言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行峰撰玉林年譜。亦言師自赴召還山後。對御論

道之言未嘗形諸口吻。至欽賜紫衣金印等。不獨從未一用。卽最親法嗣亦未嘗得親。逮涅槃後。繳勅印歸庫。衆始獲見。故鹽官范驥有頌云。風流處也不風流。底事人間敢唱酬。說法屢回天子詔。還山不起御書樓。贊歎者如斯。宜爲不贊歎者生嘆。此御書樓之靜所由起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此老杜哀江頭句也。順治十年癸巳。繼起出樹泉集。木陳亦集同人詩文。題曰新蒲綠。頗傳誦於世。婁東十子詩選。有王揆讀山翁大師新蒲綠。依韻東寄一首云。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指示傍人盡流涕。譚堂鐘鼓暮雲黃。及其應召也。甬士咸以新蒲綠嘲之。續甬上耆舊詩六五。張卽園立中有浮

屠道忒北上一首云北地惡風塵如何上道頻非關追六祖不亦
笑三人饒弄豐干舌難藏羅什身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卷九
一董異子道權問客談天童近事亦戲作二絕其一云文字傳燈
記北遊鋤山擬築御書樓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南
雷文約二異子墓誌謂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異子逃而免然其
弟子中不以應召爲然者亦大有人在續甬上詩五十錢聖月光
繡入太白山贈西照雪樵兩師詩注云時兩師隨弘覺老人應召
歸自都下非其志也又出山寄劒安可立諸開士詩有云竭來暫
憩巢軒世此去仍堅黃綺心寄語二三同學侶月明有夢擬招尋
又挽囊雲大師詩棄官已盡西山操出世還同雪屋禪注雪屋珂
禪師宋鼎旣遷卽謝寺事伯顏請陞住靈隱默菴親持疏叩門公
抽關問誰曰和尚故人某也公落關云我不識你見山菴雜錄

光緒錢忠介肅樂從弟西照龍泉郭忠烈維經子可立休寧金文
毅聲子雪樞名眞樸五燈全書云是漳州徐孝廉卽編次北遊集
者西照濟宗世譜作犀照四人皆木陳弟子囊雲周齊曾則石奇
弟子也續甬上詩九高玄若斗極有晤天童西照禪師言詞激昂
聞其姓名堅不肯答旣而知爲郭公雲門子也感賦一首間闕離
虎穴香界一枝安圓面恆相對丹心耿未寒乾坤藏姓氏海岳判
衣冠更嘆空門裏腥塵也易干又有與可立談時事二首其一云
壯心遘晦託禪關把臂深談淚雨潸眺望中原堪逗掌飛魂萬里
繞燕山統觀以上諸詩及注可見木陳門下之不以應召爲然也
寒香道人戴菴翁亦受法木陳續甬上詩四八載其實巖梅花絕
句有云休恨人攀折其如隱不深若於危嶂樵何處野蹤尋旣矢
冰霜節應堅丘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全謝山跛謂此蓋

爲木陳而作。以其應召入都也。師有慚德於弟矣。范翁又有禪頌云。風落殘紅點翠蘋。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處漁郎來問津。亦與梅花絕句意同。皆教修行之不可不密也。

同時粵僧弘贊。有與昂溪書。見木人剩稱二云。空王風化。與法兄同歸。獼猴家鄉。與法兄同出。頃聞法兄修行不密。被人天子見知。此又因緣不偶。視弟才如栢櫟。跡類閒雲。相去天壤矣。昂溪卽玉林弟子。邛溪森。木人不以邛溪應召爲然。自不以木陳應召爲然。蓋當時道俗識大體者尙衆。惟木陳耄而好靜。自東甌庭決大杖後。亟欲藉新勢力。排除舊勢力。不惜輕車一出。遂至聲名掃地。全謝山生數十年後。猶痛惜之。鮎埼亭詩集入有太白山中弔二公子詩。二公子卽西照可立也。其中一首云。密公高弟子。少亦不碌碌。所以茲山中。接踵來香宿。記得甲申年。曾賦新蒲綠。一朝荷微

書夜猿厭空谷。欲稱大難師。新著朝天錄。痛絕諸葛兒。隨車遭迫促。白圭險被污。素絲危見辱。高厚所照臨。誓難負幽獨。幸得脫身還。有泪已萬斛。終身西向戒。豈以長齋贖。空門亦易腥。殆哉此孤謁。方歎中司言。前知良以卓。中司謂高玄。若贈西照詩。更教空門裡。腥塵亦易干也。

木陳在故國派中。既遭唾棄。在新朝派中。又有玉林與之相競。乃欲中傷玉林。而玉林不與諍也。順治出示玉林眞容。頭戴青帽。此小節也。木陳以爲從上佛祖。無此體制。後趙琦撰玉林年譜。雖辯之。然玉林當時不一辯也。黔僧燕居。與山暉有奪徒之事。見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木陳與玉林亦有之。又不聞玉林一諍也。西河合集序十四。有蛤菴語錄序。塔誌銘一。又有蛤菴塔誌銘。略曰。蛤菴詣天目參報恩。留枯木堂凡十年。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會報

恩赴召。攜師入京。每于御前問答。輒當聖意。既平陽相繼赴召。師
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還山。卽覓師于湘湖之濱。出帝所賜
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乃留平陽報恩。
曰。吾芻象十年。而衣纓在禁門。豈不足示天下觀哉。玉林之言如
是而止。與山暉之連篇累牘。痛詈燕居者懸殊矣。蓋玉林性陰鷲。
能忍辱負重。力行而不多言。邢尹同時。尹非邢敵也。會有還山不
起御書檮之頌。愈相形見絀。不得不起而拈擊玉林。百城集二十
於是有寶奎說。其言曰。

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爲天下綱流萬世師表。其清規九章。首
先祝釐。故住持日用之法。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景命日
必祝聖焉。萬壽千秋節必祝聖焉。凡所以惓惓屬意於國王王者。豈
佛若祖尙有寵榮在念。貪冒居心與。誠以我法孤行世間。前有三

武之災。後有道君之厄。時而易僧爲德士。時而改寺爲神霄。卽近而廣督上沙汰之章。輔臣下酌裁之議。一時僧衆惶駭。還家無路。填溝壑而死道途者。蓋不知幾千焉。於乎。使無佛心天子。則我法危亡若朝露矣。況叨九重延想。萬里馳誠。聖敬隆崇。奎章煥發。有不竭酬恩報德之懷者。是謂有目無心。又焉知佛祖嘿扶教法之至意哉。今之諛高僧者曰。忘榮謝寵。還山不建御書樓。噫嘻。使果榮忘寵謝乎。則山且不出。何有于還。御且不瞻。何有于書。故我先師密老人有言。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還三四。引頸就刃。神色自若。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我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髮緣。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此則忘榮謝寵之高僧也。若夫微前且卻。進退趙起。旣食其恩。還遺其德。則

是陽爲忘榮謝寵而實陰行其沽名弔譽之術矣。所以大覺懷璣。宋世高僧也。不沒英廟手書。今之稱高僧者。未能企璣萬一。奈何欲陵駕而軼其上哉。或曰。國清百錄。非隋煬之御書乎。未聞天台智者有建樓之舉。況由唐遯漢中間。伎佛君王。與高僧往還。章疏不啻汗牛充棟。曷乎不樓。曰。此樓之所以不必也。在今法門衰替。曠典難逢。參之運會。酌諸時宜。權衡佛祖。屬累祝釐之深衷。故凡大君之錫子。表而奉之。可懾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故必樓而後可。其或昧同故紙。弃將若遺。自非洛邑頑民。皆名大不敬。而無天者也。奚其可。抑又奚其可哉。

說作於康熙九年。危言聳聽。不減攻具德師弟之書。然其罪名。不過曰沽名弔譽而已。夫以不建御書樓爲沽名弔譽。則不啻承認建御書樓爲喪名失譽。而猶曰可懾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何

也。黎庶云云。畫錦堂記所謂庸夫愚婦。孟子所謂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之衆耳。號稱人天知識。僅取信於庸夫愚婦而已耶。無惑乎以官舟所過。瞻敬皈依。傾市井。爲躊躇滿志也。以寶奎說之未足。同時復撰從周錄。則所以革洛邑頑民之心。而消其細柳新蒲之感者也。從周錄余未見。百城集十三有從周錄序曰。

魯論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於殷周之際。獨無間言。何哉。蓋踐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不甘從周。故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下。乃司馬子長著伯夷傳。不知何據。述其作詩寫怨之詞。夫牧豎師陳。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乎。采薇而食。苟延旦夕。與食周粟也奚辨。吾是以知此詩非伯夷之詩也。然武王伐紂。雖曰勦亂。猶是殷之侯伯。乃

一旦舉雙伐大商之師。以芟夷其宗廟。此大蘇所以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王。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託首陽以自高。則已昧乎周清從違之義矣。復有圖廟方服之輩。尤而效之。祈博譽名。不亦大惑也與。夫華染爲僧。當師佛說。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華。四生如幻夢。以三界四生。悉皆業力所現。如夢中有境。覺後全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爲佛之徒。不違唯心法界。而逐夢裏清明。則正眼已失。何以開鑿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爲君父報讎。正以此念纔興。則怨害相尋。無有窮已。三聚淨戒。豈不一時俱破。況承願示生。莫安海宇。光顯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懷德畏威。而貳爾心。此則非魔卽魔所使。蓋假我衣裳。陰以破壞我法者。吾滋懼矣。故反覆論辨。直揭從周之

義卽世流不敢問。將以曉吾徒。使泯其越志云爾。

寶奎說專諱玉林。從周錄則諱玉林兼諱繼起。寶奎說專諱僧人。從周錄則諱僧人兼諱國士。曲解從周之義。排斥伯夷之詩。以殷爲明。以周爲清。而謂伯夷將彈冠入周也。昔錢謙益爲瞿稼軒撰浩氣吟序。全謝山譏其顏甲千重。然則木陳之爲從周錄序也。不且顏甲萬重乎。荊溪昌言三有曰。託於無執箸。故守節之志傾。託於無我畏。故羞惡之心沮。王維所以降孽山也。或曰。儒不有揚雄邪。曰黃門郎。下隸也。給事中。顯要也。新莽。諸夏也。孽山。胡虜也。雄尙當議。而況於維。學道者應知所惕矣。雍正五年十二月。硃批李衛奏摺。謂木陳係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足爲貴。嗚呼。以木陳之從周。而終膺宗門罪人之謚。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此事並見養吉齋餘錄四。

三 善權常住詩

善權寺在宜興西南五十里善權山齊建元中以祝英臺故宅建唐會昌中廢大中中復建寺有雷書有偃柏境奇勝宋名廣教禪院嘉定間撫幹陳宗道施貲入寺買田常住歿後立檀越木主於寺側每年忌日一祭是爲陳祠明改院爲善權寺清初百愚斯爲住持頗有增拓百愚洞上人也康熙四年寂卽塔寺後嘗見百愚語錄有陳其年序略曰

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擇搭嚼蠟捕風輒揚揚然詡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慧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綴權勢憑藉貴游攫人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噓之聞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

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屈指瞻昔。則禪師既寂。卽寒松亦
席不暇暖。他徒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
僧。暨當日老道人。皆鳥獸竄矣。驚聽所及。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
無慨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盃而飲之。風霜刻鏤。泉香
而石瘦。則猶能想見師之爲人。未署荆溪法弟子。陳維崧拜撰。
寒松智操。百愚弟子。有詩名。顧茂倫有孝。曾選其詩爲方外英華。
方坦菴拱乾亦曾選其詩爲拈來草。行世。康熙十年。繼席善權。十
二年九月。拂衣而去。此序蓋作於寒松去後。序中所謂豪有力者。
卽大覺國師玉林琇也。先是龍池幻有傳。剃度師樂安塔亦在善
權。玉林以保護祖塔爲名。欲據善權而有之。排除洞上勢力。此靜
之所由起也。序中所云爲祖塔司冀除。五宗嚴支派。卽指此寒松
語錄五有再住善權寺一則云。

師因有僧倚勢謀吞常住。上堂。僧占僧居。於今罕見。不是貪嗔出世。安能徧界縱橫。所以從周錄云。既得浙西之隴矣。又望荆谿之蜀焉。眞如秦人之蠶食六國地。不盡不休也。今日看來。果然其事。任他誑求當道。約束有司。說是說非。分門分戶。休言人不測。自是已難瞞。須識衲僧行處。如火銷冰。獅子遊行。不求伴侶。何必假豪貴之威權。壞法門之綱紀。大衆善權若與之。縱彼貪心逾熾。不與之。增他嗔念益多。畢竟如何。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時癸丑九月十九日也。

寒松語錄十一。又有指迷善說。凡二千三百餘言。略曰。莫習狐假虎威之輩。盜名欺世之流。苞苴投刺。廣結豪貴。貪美食以適其口。占大廈以快其居。奪人之寺。曰我祖寺也。奪人之居。曰我祖居也。我宜繼之。尸之。凌之。轢之。殊不思自齊迄今。朝凡數易。代凡幾更。

祖則祖於何人之祖。繼則繼於何人之後。況此并吞爲事。世之人亦未見之。安忍同爲圓頂方袍。盡行舉占。一時僧道。告訴無門。更可笑者。假借修築菴塔。以爲入門之計。豈非謬之大謬者乎。然樂菴明季人也。生居顯親。去世顯親。非善權之僧也。其友吉菴讓塔。得入善權之由也。何得欺心欺世。無所不至。謀占天目。而天目緇素有揭盜葬虞山。而虞山遠近有激。彊僭龍池。而龍池護法出書以責之。平陽和尚刻從周錄以罪之。今又并吞善權。山僧上堂喝鼓而攻之。道房出王林吞謀善權說以誅之。是不約而同者也。至於十載不拈香。貳心待帝主。不認剃度之敏然。勒行九拜之朝儀。此數事更有公論。正是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豈特起叢林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諸兄弟倘或遲疑。更聽一偈。王林卻繼綠林風。慣占叢林伐己功。天目虞山爲別

業善權地藏作行宮。長言大義。何曾義。自謂孤忠。卻不忠。冒寵欺君。人不識。法門也有此奸雄。

玉林本以新朝勢力欺人。而寒松反責其貳心待帝主。冒寵欺君。與從局錄同一聲口。何也。此正玉林與木陳不同之點。所以稱爲半新朝派也。天曰縉素之揭。虞山之檄。龍池之書。道房之說。今皆不易得見。指迷普說幸附寒松語錄以傳。然吾所見寒松語錄。玉林玉字均闕點作玉林。又時有挖空字句。猶想見國師當時氣勢。惟樂安既爲龍池剃度師。木陳亦龍池派下。與玉林同祖。寒松乃引木陳爲同調。以攻玉林。誰謂其爭派系耶。爭個人勢力耳。兩雄並立。木陳固無奈玉林何。然自指迷普說刊行。國師威嚴業已掃地。吾人正不必問其孰是孰非也。

玉林既得善權。令其徒白松豐主席。豐乃以得善權之故智。復施

於陳祠先欲改爲方丈。陳氏不允。康熙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爲陳氏忌日。公祭耆長咸集。揖拜未已。寺中拳棍猝發。陳衆披靡而遁。豐遂焚其主。撤其宇。陳氏不能忍。復率衆盪擁而至。舉火焚寺。可憐一炬。豐焚死。巡撫馬祐聞於朝。陳氏罹大獄。族長陳榜伏辜。衆始得釋。吾嘗以此事詢之荆溪宗人。至今猶有餘痛。

超琦撰玉林年譜。乃謂此事與三藩之叛有關。蓋凡一新勢力發生。舊勢力爲之推倒。必思乘時報復。此自然之理也。玉林年譜康熙十三年條。載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人師殿。號曰無塵。邑有陳邵二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烹割以祭。時豐公不許以血食汗殿。是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劫者充斥。宜興與新安寧國。悉屬江南。信地相距無幾。時微歙與寧國。界限浙地。淳安昌化於潛。咸爲叛

寔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歃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攘庫司方丈。發掘祖塔。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可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塔。有負師託。遂展尼師壇。敷坐殉難。師聞信。卽致書與藩臺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并衣與龍池法姪天竺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塔。時徽寧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悉罔究。實師以慈忍力活之云。

吾不謂年譜之說。盡爲誣詞。且可見宗教與政治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謂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然終不能無所關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權燬後。明年八月。玉林遂寂。玉林之寂。實緣於此。續指月錄。玉林傳。言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尚塔。在宜

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命豐首座督修土人搆禍燬寺豐羅回祿師聞盡屏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而逝孫居士卽孫孝則宗彝續指月錄曾經其論定其言當可信據王林蓋避叛軍倉皇北遁改號匿於其家危懼以至於死也新勢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樂行品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爲說法者誠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迦陵文集三寒松禪師指迷錄序云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牖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眎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美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簪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觀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荆溪奇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

權爲最。而善權尤以寺名。始吾游國山烟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冷然。松栢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酌茗於三生之堂。捫雷書所鐫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牆屋以自絕也。日下春。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權。而山林晦冥。鳥獸悲鳴。求一二零輒敗甌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蓋寺之墟也久矣。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嚮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攫福地而有之者也。吾常憫夫欺凌攘奪之習。思逃於西方寂滅之鄉以自適。顧其所爲若是。吾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尚懼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人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述一編。冀存其教於永永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之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跂行。固山靈所不樂與居也。則一炬也。安知非山光水色。

助之焰而自爲澣洗乎。則是人也。卽不謂之迷也亦宜。

始吾未見寒松錄。不知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繼而知爲玉林。則又瑟然驚。嗒然若喪也。嗚呼。所謂新朝國師者。固如是乎。以若所爲。誠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陳若是。玉林又若是。安歸之歟。吾與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絕不同。然藉新勢力以欺壓同儕。則並無二致。所以彼此謗書皆盈束。非至死而評不息也。

懋勤殿檔有乾隆八年閏四月諭旨一道。略云。昔我皇考雍正十一年八月內。以玉琳瑯溪法嗣不昌。命超盛超善超鼎三人嗣瑯溪後。十三年閏四月。續以超海超源超廣超成四人嗣焉。乃超善者。忽於今年潛至京師。船插黃旗。書寫奉旨進京字樣。事發。查得超鼎等往來字跡。有謂法道凌夷。有謂天語稀聞。又謂道不同不

相與謀。當此時只宜退不宜進。種種怨望之言。難以枚舉。甚至超海畏罪自經。羞辱法門已極。伊等有何性急。不過俗情塵狀。以帝王外護爲榮。如此污濁心行。可惜皇考當年一番眉毛拖地。夫必以帝王宰官之隆重。爲佛法之興。是何佛法耶。當日玉琳茆溪在皇祖時。僧行峯紀錄內廷語言。以爲世榮。皇考深惡其人。斥出玉琳派下。此已行之成例也。今超善超鼎超海等。詐稱詔旨。大妄語成。怨恚缺望。貪嗔並發。甚至破佛戒律。自戕其身。每將皇考時承恩之處。誇耀於人。漏洩禁中言語。學爲詩文。以結納士大夫。顯悖皇考當日聖訓。茲三人者在佛法爲宗門之敗種。在世法則爲梗化之頑民。皇考若在今日。亦必重治其罪。爲此特曉示天下宗徒。並令超善超鼎超海斥出茆溪派下。不得叙入超字輩內。在京在外諸紫衣僧。須以三人爲戒。特諭趙孟所貴。趙孟能賤。誠哉。超善

超鼎超盛者。雍正十一年御選當今法會沙門羽士六人中之三人也。法嗣不昌。帝爲立嗣。其結果如此。帝力果足續佛慧命乎。續佛慧命果賴於帝力乎。則前此所譯皆幻也。

記餘

或曰。右十章所譯。不論爲濟洞。爲天童三峰。皆爲門戶勢力譯也。夫天童三峰之譯。初不爲門戶勢力。然則清初僧譯。亦有爲宗旨學說者乎。曰有。宗統編年康熙廿六年條。曾大書夾山與天寧法諍矣。曰夾山天竺珍住南磻時。有一居士從南磻往靈隱參碩揆。志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傳至維揚。天寧雪悟思。晚參舉而評之。珍聞而上堂批摘思。思因出正辯錄。珍出杜邪說。祥符蔭曰。碩揆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響。天竺之別。豈能句下無私。雪悟之舉。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辨杜邪之出。均之過矣。

法門以無諍爲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爲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爲之扼腕也。蔭爲繼起孫。思爲具德孫。志爲具德子。皆所謂三峰派也。珍爲箬菴問子。天隱修孫。天隱亦素反對漢月者。見天隱語錄十三。答三峰漢月藏公書。則珍思之諍。雖爲學說。仍門戶之見也。

有不爲門戶勢力諍者。翁山文外九書嘉興三進士傳後言熊魚山國變爲僧。嘗過孝陵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君乎。魚山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此一事也。嚴修能元照記之尤詳。蕙楊雜記言熊公開元國變爲僧。一日攜侶遊鍾山。有楚僧石谿者獨不往。及熊歸。石谿問曰。若輩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禮。熊愕然。漫應曰。吾何須行禮。石谿大怒。叱罵不已。明日熊謁石谿謝過。谿又罵曰。汝不須向我拜。還向孝陵

二二
二一
磕幾個懺悔去。此道義之諍也。石谿名髡殘。武陵劉氏子。住金陵牛首寺。以畫名。亭林詩集二。恭詣孝陵後。同楚二沙門詩。落日照金陵。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省郎下注熊君開元。少者下注釋名髡殘。蓋卽石谿也。此遺民僧之諍遺民僧也。

有以遺民僧諍遺民者。續甬上詩六二。深柳堂長朱鉞詩云。三月十九日。與友人談及澹歸貽梅村詩有感。利其原韻。五十年來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顛倒忘初位。日月沈埋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與君重酒新亭淚。話到傷懷欲碎

扈注吳梅村於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於鴛湖席半有僧
臧詩投入啟視一坐失色訪之知爲澹歸所作澹公原名堡金姓
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曆後爲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
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曰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
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奠贏得空堂酒滿卮是亦道義
之諍也然續甬上詩六三全北空吾麒亦有和詩而未指爲道隱
作北空謝山太父也詩云聞中吳於國難曰集十郡名士合舉大
社有頭陀以詩嘲之步其原韻湘江千載翠華思今日衣冠愧女
兒寒食禁烟原有節杜鵑啼血更何時黃冠未死遺民種白社慚
收嫁婦詩一十五朝勤養士何當消盡一春卮雖未明指爲澹歸
然旣曰頭陀則其爲遺民僧必矣此遺民僧之諍遺民也
又有以遺民而諍遺民僧者如黃梨洲兄弟之諍遺民僧其諍爲

更有意義。述僧諱已。應並及之。鮚埼亭集十一。梨洲神道碑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云。囊雲周齊曾。見御書樓章。鮚埼亭集外編二五。周囊雲集序。言囊雲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巖菴。所以序之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爲君子所譏。囊雲負乎上矣。槃菴高字泰。原序見四明叢書四集。林增志。崇禎元年進士。僧名行幟。號法幢。石奇雲嗣。

竊嘗疑之。嗣法上堂。僧伽本色。遺民逃禪。梨洲何惡其嗣法上堂。則御書樓章曾言之矣。曰。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首先祝釐。故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萬壽千秋必祝聖焉。夫遺民逃禪。

爲不甘臣異姓也。今開堂必祝聖，所祝何聖？甲申以後，猶可云祝弘光、隆武、永曆也。永曆而後，所祝何聖？聖而可祝，何異木陳之從周？髡髮染衣，胡爲乎？此梨洲所痛心，而不便明言者也。當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寶，其時尊宿多奉敕開堂，故有祝頌之詞。帝王之道，祖師之法，交相隆重，理固然也。今非其時，而依然搥鼓白椎，拈香祝聖，不幾爲木陳輩所竊笑耶？梨洲斥爲七怪之首，有以也。

尤有甚者，結交貴游，出入公庭，如澹歸晚節之所爲，則不如卽反初服之爲愈矣。續甬上詩三九，載黃晦木閱澹歸語錄詩序云：「澹歸名今釋，故給諫金道隱也。從亡西南，其大節多可觀。行朝嫉之，以杖戍遣，遂祝髮爲僧，竟忘所自。但成一領衆募緣俗漢而已。閱其徧行堂集，尤爲齷齪不堪，使道隱逃禪而不受源流，不開堂營。」

建豈非千秋義士。卽以若所爲而無此語錄。作彼供狀。傳之後日。或疑是雪菴之徒。朦朧影響。令人可思。今則一誤再誤。使前此之苦節雲飛烟燼。不足觀也已。天下之因好名而自敗其名者。皆澹歸之語錄乎。鍼神補綴。苦辛勤。無縫天衣。穩稱身。感慨流連。懷故國。趨炎附勢。媚時人。詩文撮合。爛朝報。凡例差排。新摺紳。畢竟西山採薇曲。武成未可一齊陳。雪菴建文從亡僧。鮎埼亭集十四。載天多老人楊秉紘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也。則其人可絕。如不然。莫妄言。邵廷采西南紀事七。亦言堡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嘗之。今所傳徧行堂續集二。有某太守某總戎某中丞壽序十餘篇。卷十一有上某將軍某撫軍某方伯某臬司尺牘數十篇。視其標題。已令人嘔噁。鮎埼亭詩集十。摩慶訪故官云。辛苦何來笑澹翁。徧

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譜。又在平南珠履中。注丹霞精舍在南雄。予嘗謂澹歸在五虎中。本非端士。不待爲平南作年譜。而始一敗塗地也。云云。則晦木之諍澹歸。又有以也。然則遺民逃禪者。必如何而後可。曰。宙亭詩集十九。初夏詩注。言東塔僧某。刻一印。取東坡句。名其堂曰病不開堂。堂且不開。何有歌頌功德之事。若是。庶可免梨洲兄弟之諍也。夫。或謂梨洲晚節。亦頗類唐。爲晦木所不滿。此則遺民之諍遺民。非本篇範圍所及矣。

清初僧諍記卷三終